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五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
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
貳之疏掌王之八枋之灋者枋釋文作柄云本又作枋案大宰
職亦作柄說文木部云枋木可作車輿柄義別古音方聲柄聲
同部故柄或借枋爲之入枋並王所執持以爲治此官奉以爲
官法與大宰司會司士爲官聯也大宰入柄之次爵祿之外三
子四置五生六奪七廢八誅與此敘次不同者彼自一爵至五
生並爲賞之事自六奪至八誅並爲罰之事此則自廢置以下
皆以賞罰自相對爲文義各有當也云五曰殺者此殺卽大宰

之誅誅殺義同大宰注謂誅爲責讓與此經義不合賈疏遂謂大宰有誅無殺此有殺無誅者誅與殺相因欲見爲過不止則殺之尤誤注云大宰旣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者大宰云以入柄詔王馭羣臣是大宰已以此詔王內史復居中贊助教告爲大宰之副貳居中謂居官中凡舉門以內通爲宮中省文則日中猶酒正注云給事中內史官府蓋在內故以爲稱大宰職尊而居宮外此官職卑而居宮中互相副貳以詔王治也執國憲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國法六典入法入則疏執國憲及國令之貳者與小宰司會大史爲官聯也賈疏云以內史掌爵祿殺生之事故執國法及國令之貳者國法大宰掌其正國令謂若凡國之政令故亦掌其貳詒讓案國令者先王

及今王所施政令下畿內者與外史掌外令內外相備國語楚語云教之令韋注云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也三略下略云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國法與國令凡著於圖籍者皆副在內史故呂氏春秋先識篇說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去之周是殷周職掌略同云以攷政事以逆會計者逆亦謂迎受詳大史疏賈疏云囚卽句攷其政事及會計以知得失善惡而誅實也 注云國法六典入法入則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以大史掌建此三者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此官與彼爲聯事明國法內亦通含此三者可知典則通訓法以所治異名詳大宰疏掌敘事之瀆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敘六敘也納訪納謀於王也六敘六日以敘聽其情疏注云敘六敘也者卽小宰云以

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三曰以敘作其事此敘事亦謂依百官府
尊卑之次而作其職事明與大史馮相氏保章氏敘事爲次序
時事異也敘注例用今字當作序此注今本並作敘疑誤詳小
幸疏云納訪納謀於王也者訪與保章氏訪序事義同諸臣所
謀議之事內史則受而納之此以臣下之言入告於王下命諸
侯孤卿大夫又以王命出施於外猶書舜典納言之職故北堂
書鈔設官部引漢官解故云尙書唐虞曰納言周官爲內史是
也云六敘六曰以敘聽其情者亦小宰文引之者證詔王聽治
亦有敘也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說以春秋
傳曰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其
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懸晉侯三辭從命

受策以出疏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者掌受王命作策書以頒爵位與典命司士爲官聯也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僎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僎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卽策命之儀書洛誥云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此卽成王命尹逸策命魯公伯禽之事尹逸蓋卽爲內史以其所掌職事言之則曰作策其後世爲此官故又稱尹氏詩大雅常武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毛傳云尹士掌命卿士是也左傳文二年服注僖十五年杜注後漢書班彪傳國語晉語韋注大戴禮記保傅盧注並以尹逸爲大史非也觀禮及左襄二十年傳並以大史掌策命之事疑內史大史亦通稱詳敘官疏凡命諸侯大宗伯僎命卿大夫士小宗

伯領其內史策命則同又左襄十年傳晉滅偃陽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蓋以此官掌命諸侯故并掌其族嗣之事也賈疏云周法爵及士餘文更不見命士之法明士亦內史命之不言者以其賤略之也 注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者左僖二十八年傳周惠王命晉文公事引之者證內史主策命諸侯之事興父彼作叔興父杜注云以策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作伯云策謂以簡策書王命者說文冊部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又竹部云策馬箠也經典通段策爲冊內史掌爲冊命書云作冊是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彼注云策簡也賈彼疏云簡謂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

之稱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
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長短鄭注尚書三
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
字多少者左傳杜敘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云
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
兩編下附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以其編簡
爲策故言策者簡也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
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
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
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
策案據孔說則簡爲未編之策策卽編連之簡故二鄭並以策

爲簡策命諸侯等辭多或在百名以上故必書於策也云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剋遼王懸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者亦左傳文惠栒鈔釋文作匿字通引之者見策書之式及受策之儀也杜注云遼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若今尚書入省事疏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賈疏云諸侯凡事有書奏白於王內史讀示王詒讓案聘禮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注云人內史也卽此讀四方事書之事注云若今尚書人省事者舉漢法爲況廣雅釋詁云省視也視事謂尚書入省視讀奏之事王應麟云漢書霍光傳尚書令讀奏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贊爲之爲之辭也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

書而出之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夫夫祿君十鄉祿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贖也玄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疏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者此以書命祿之事與司祿廩人爲官祿也祿者采地及田粟之通名詳後注云贊爲之爲之辭也者王制祿亦有策命之辭內史則助爲之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者若蔣氏注云方版也制祿之辭文字簡省不及百名故卽書方以出之云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者賈疏云已下皆

禮記王制文按彼所釋凡地有九等按小司徒注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爲九等則地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中下下若然上地之中有上上之地食十人上中食九人今言上農夫食九人不言上上食十人者欲取下土食九人祿與上中之地食九人同故據上中已下而言也案以下文亦見孟子萬章篇鄭賈九等授地之說於經未合詳小司徒疏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者鄭彼注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賈疏云不言下上之地食四人以下者欲見八人以下至五人有四等當庶人在官者有府史胥徒其祿以是爲差故不言四人以下也若然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故云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爲差也案賈謂庶人在官者食八人以下燕禮疏及王制
孔疏說並同攷孟子萬章篇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是孟子之意謂庶人在官者其食有九人至五人
五等下士同庶人在官第一等之祿食九人故趙注云庶人在
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鄭賈之
意則謂下士食九人與上農夫同其庶人在官則惟有食八人
以下四等不得第一等九人之食二說差次不同竊謂王制之
文卽本孟子當以孟子義爲正也又案凡祿與命相將故頒祿
之制至命士而止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皆止有稍食稍食
雖通稱祿然實非正祿也先鄭言此者亦因王制孟子成文牽
連及之以備差率耳賈則內史所命不及庶人也凡稍食與祿

異詳宮正司土疏云諸侯之下土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
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
祿者自下土至卿並謂無采地者頒祿之差大宰九式所謂匪
頒之式也先鄭意王國卿大夫士之無采地者其計田稅以制
祿差次亦略同王制疏引鄭荅臨碩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
萬夫之地三分去二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
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
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是後
鄭亦據王制侯國制祿之差爲說也今攷周時諸臣唯貴戚世
祿得有采地賞田其次則授以祿田更其次則賦以祿粟田以
夫畝爲差粟以鍾石爲率內史以書命司祿頒田廩人頒粟斯

其大較矣今依鄭志所說以上地百畝食九人十夫稅一計之
則王下士食十夫稅中士二十夫稅上士四十夫稅下大夫八
十夫稅中大夫百六十夫稅卿三百二十夫稅此祿田夫數之
差也其米粟鍾石之數則無可攷王制疏引崔靈恩據史記上
地晦一鍾及廩人上歲食四鬴釋上農夫食九人而不詳其說
今姑依彼率計之廩人上歲民食每月四鬴則一人每歲食四
十八鬴凡三十石七斗二升也依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
則每歲食二百七十六石四斗八升也中士倍之每歲食五百
五十二石九斗六升也上士又倍之每歲食一千一百五石九
斗二升也下大夫又倍之每歲食二千二百一十一石八斗四升
也卿四之每歲食八千八百四十七石三斗六升也君十之每

歲食八萬八千四百七十三石六斗也依史記說則一夫之穫
百鍾今下土食以鍾計之凡四十三鍾一斛二斗八升十夫稅
一足以供之矣墨子權守篇有二百石三百石之吏韓非子外
儲說右云燕王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此與下土
之祿相近商子境內篇有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之令此
與中土上土之祿相近然則周頒祿田粟之數雖無正文其較
略或當如是至國語晉語載叔向荅韓宣子問賦秦后子楚子
干祿云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韋注云五百人
爲旅爲田五百頃百人爲卒爲田百頃左昭元年傳謂子干與
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韋亦依左氏義蓋以家受一夫計之
則大國卿祿五百夫上大夫祿百夫也以先鄭此注及鄭志所

說王國卿大夫之祿校之彼上大夫祿減於中大夫六十夫而卿祿則贏百八十夫且卿祿五大夫與孟子王制率亦不合疑春秋時候國之侈制與禮不甚合也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也者管子霸形篇云削力墨筆尹注云方謂版牘也案方卽木板說文片部云牘書版也是方版牘並同物論衡量知篇云斷木爲藥枅之爲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牘是漢時削版書通謂之牘漢人皆用尺牘故後漢書蔡邕傳李注云牘長一尺杜以古者亦方短於策故舉今牘以況之凡杜鄭云直謂某者皆據當時恒制恒言爲釋互詳巾車疏云玄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者證天子三公至元士祿田之差增成先鄭義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
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
元士視附庸秦彼所說三等國里數與大司徒文不合鄭以彼
爲殷制大司徒爲周公制禮後所增惟畿內不增猶與殷同故
彼注云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是彼文本言
畿內公卿大夫采地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諸等與祿田不同
故鄭志說制祿不依彼爲差且依鄭小司徒載師注定畿內三
等采地公百里卿五十里大夫二十五里元士無文則周卿大
夫采地之數亦與彼不同若如此注說卿之祿田視七十里之
國大夫之祿田視五十里之國是祿田反多於采地於率必不
可通竊疑鄭節引彼文祇以明祿田亦準采地爲四等之衰耳

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等鄭本不以爲周制此注仍不從之也沈彤別依小司徒載師注三等采地之田以推祿田之數云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家邑卽縣注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卽都注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卽四都注云公之采地夫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之有無而殊其命數夫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況爵等與命數俱同者寧以封不

封而殊其食也封邑者之所食以報其大功德也其田之入有貢於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僅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稍殊也上士食甸中士食甸下士食邑庶人在官者食井由大夫食縣而差之每上以四則每下亦以四也案如沈說則與小司徒載師注義不相注然與此注及王制並不合又以左傳說大國卿大夫之田校之尙贏數倍司祿職亡無可質證未敢臆定也又案孟子萬章篇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彼文復與王制不同蓋亦周末籍亡所聞有異也賞賜亦如之疏賞賜亦如之者賈疏云此謂王以恩惠賞賜臣下之祿亦以方書贊爲之辭案司勳職凡賞無常輕

重視功多則多功少則少耳詒議案此與司勳爲官聯也左
昭三年傳鄭伯如晉公孫段相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日子豐有
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晉勳伯石再拜稽首
受策以出晏子春秋外篇云昔吾先君桓公子管仲狐與穀其
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子孫賞邑然則賞
賜亦書方出之左傳晏子言策者方策散文得通內史掌書王
命遂貳之副寫藏之疏內史掌書王命者謂王之命令施於畿
內諸臣者王藻所謂右史書言王命卽王言也史記晉世家云
成王削桐珪與叔虞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內史爲
右史詳敘官疏 注云副寫藏之者小宰注云貳副也賈疏云
謂王有詔勅頒之事則當副寫一通藏之以待勘校也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疏掌書外令者則亦當貳之經不言者文略注云王令下畿外者畿內之令自有內史書之故知外史書外令專據王下畿外邦國之令也掌四方之志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檇杙疏掌四方之志者與小史爲官聯也左襄二十三年傳云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蓋卽此官盟辭亦志記之所書故問之也注云志記也者與小史邦國之志義同先鄭注亦訓志爲記詳彼疏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檇杙者孟子離婁篇文趙注云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檇杙者豎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彼三書卽三國之志記故舉以爲證掌三皇五帝

之書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疏罕三皇五帝之書者賈疏云案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書象三王肉刑又世本作云蒼頡造文字蒼頡皇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今此云五帝之書爲可而云三皇之書者三皇雖無文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案三皇五帝鄭賈並無說白虎通義號篇云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風俗通義皇霸篇云三皇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禮號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說處戲遂人神農尙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謹按易稱伏羲氏神農氏唯獨敘三皇不及遂人遂

人功重於祝融女媧大傳之義斯近之矣五帝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大史公記黃帝顓頊帝舜帝堯帝舜是五帝也曲禮孔疏引熊安生云鄭玄意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故注中候勅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譙周古史攷亦然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則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並與鄭不同也其五帝者鄭注中候勅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案依孔熊述鄭釋三皇從運斗樞說呂氏春秋用眾篇高注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並同五帝從史記說家語宰我問篇及呂覽高注張守節史記正義引

譙周宋均說並同惟鄭別增少皞與諸家特異張守節又引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仍孔安國尚書敘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王符潛夫論五德志又以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爲五帝衆釋紛異惟史遷說義據最塢鄭君應五帝坐之說五帝有六於數綴溢竊恐不然尙書敘孔疏又引梁主云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斯尤信情更易進退失據今無取焉又按尙書當亦此官所掌文王世子云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典書當卽此官也彼又云書在上庠者蓋此官典其正本其副貳在學官爲國子所誦習者此官亦司其詔教之事與大司樂爲官聯也若然書之篇目蓋亦甚衆經舉其尤

古者故唯云三皇五帝之書耳 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者左昭十二年傳楚靈王謂左史倚相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注云皆古書名孔疏云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大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皆無正驗杜所不信案據孔說則鄭此注本賈侍中義文選東京賦薛綜注說同釋名釋書契說三墳五典入索九丘亦云此皆三王以前上古義皇時書也今皆亡唯堯典存也亦從賈鄭

義掌達書名于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
名今日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疏掌達書名于四方
者同邦國之文字與保氏大行人爲官聯也 注云謂若堯典
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者謂此書名卽指古書之篇名廣雅釋詁
云達通也古書篇名亦學者所宜知故外史通達布告之四方
若後世目錄之學是也云或曰古曰名今日字者此別一說以
書名爲文字保氏所掌六書是也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諱書名
注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此注說與彼同聘禮記云百名以
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論語子
路篇必也正名乎皇疏引鄭彼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
名今世曰字說文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

周禮正義

禮五十二

十三

周禮卷之四十一

五百四十七

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案審聲正讀則謂之名察形究義則謂之文形聲孳乳則謂之字通言之則三者一也中庸云書同文管子君臣篇云書同名史記秦始皇本紀琅邪臺刻石云書同文字則名卽文字古今異稱之證也說文敘云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及宣王大史籒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明史官通職並掌書名以此及大行人二職言之古書篇名無勞達論書契之用通於政俗外史掌方志並達書字以正達誤辨疑惑其事相因或說不可易也左傳杜預云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孔疏謂杜卽據此達書名爲達四方之志案此官雖掌方志然與達書名不相涉杜說非經義不可從云使四方

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者謂以書名之形聲達之四方使通其音義卽後世字書之權輿也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疏注云書王令以授使者者謂書以授大小行人之屬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疏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者此官掌治書故與冢宰異職而相贊亦官聯也賈疏云天官冢宰六典治邦國入則治都鄙及畿內萬民之治今此御史亦掌之以贊佐故同其事注云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者明此治令卽王之治令贊冢宰卽佐冢宰詔王也凡治者受灋令焉爲書寫其治之法令來受則授之疏注云爲書寫其治之法令來受

則授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法令謂應行之條律其文繁多故爲書寫授所司使受而行之也掌贊書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爲辭若今尙書作詔文疏注云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爲辭者王有詔命當書之簡策宣布中外則代王爲辭令以致之蓋與大祝六辭之掌互相備若尙書諸命詔之類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故設此官贊爲之也王之有御史蓋猶百官府之有史故宰夫八職亦曰史掌官書以贊治彼史掌贊衆官府之書與此御史尊卑殊絕而所掌略同云若今尙書作詔文者王應麟云續漢百官志尙書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後漢書周榮傳陳忠上疏薦周舉曰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材

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事已自由辭多鄙
故乃拜興尚書郎詒讓案初學記職官部引應邵漢官儀文尚
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是也凡數從政
者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現在空缺者鄭司農讀言掌
贊書數書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法度皆在立以爲不辭故
改之云疏凡數從政者者凡數釋文作數凡阮元云釋文從司
農讀也賈疏作凡數孔維汾云數字本在凡字上與上文書字
相屬故先鄭得讀爲掌贊書數後鄭改者其句讀非改其文也
至注言凡數乃指其所數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從政者之凡
數非疊經文發讀也似當從釋文爲得洪頤煊云數凡謂計其
總從政者若作凡數則義不可通矣今本由後人誤乙案孔洪

說是也。盧文弨說同。注云：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現在空缺者。庖人注云：凡計數之，凡數謂三百六十官等見在。謂在官者，空缺謂死以罷免者。以公卿下至胥徒並是從政之人，故其員數及見在空缺者，御史校計之，與司土爲官聯也。云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者，先鄭讀數，則上句後鄭不從云。書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法度皆在者，先鄭意此數卽三千三百之類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器文後鄭彼注云：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以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先鄭義不知與後鄭同否云。立以爲不辭，故改之云者，明不從先鄭之故。旣以數字上屬，則下句當云：凡從政者，義不可通，故云不辭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
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屬旗物大常以下等敘之以封同姓異
姓之次序疏以治其出入者賈疏云出入謂若下文凡車之出
入則會之於冬官造車訖來入巾車又當出封同姓之等亦是
也 注云公猶官也者牛人注同公車謂在官之車云用謂祀
賓之屬者謂五路及諸車所用不同云旗物大常以下者謂五
路建五旗旗各異物也云等敘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者次
序序舊本作敘今據余本及明注疏本正凡經例用古字作敘
注例用今字作序疑此注等敘之敘亦當作序詳小宰疏賈疏
云周人先同姓次異姓後云四衛蕃國以下故云次序也王之
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王在

馬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廋列金爲之所謂鑊錫也
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纁謂當質士喪禮
下篇曰馬纁三就禮家說曰纁當質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
匝也立謂纁今馬鞅玉路之鞅及纁皆以五采屬飾之十二就
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終旂則屬焉疏王之五
路者以下辨五路等次旗物及所用之異金榜云巾車所辨者
玉路之用二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用凡三建大常大旂大赤
大白大麾者一用也以祀以賓以朝以卽戎以田一用也同姓
異姓及四衛蕃國以封一用也王朝有大事出五路陳之於九
旗取五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烏旂七旂以象鶉火
也熊旂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曲禮曰行前朱

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明堂位曰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由是言之大旂
爲蛟龍大赤爲鳥隼大白爲熊虎大麾爲龜蛇周赤旂白夏黑
有虞氏青大常纁帛象中黃之色陳路所建各象其方色兼取
備四代旂章玉路建大常十二旂金路建大旗九旂象路建大
赤七旂革路建大白六旂木路建大麾四旂旂數之多寡亦適
協其序凡王所乘路皆建大常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
維王之大常覲禮天子乘龍載大常未聞賓與朝建大旂大赤
也大司馬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未聞卽戎與田建大白大麾
也左定四年傳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莢
旂旌分唐叔以大路此以金路封同姓與巾車合不皆大旂也

案金說見是也云一日玉路者王五路以玉路爲最尊故隋書禮儀志引白虎通云玉路大路也書顧命大路在賓階面賈典路疏引鄭書注及僞孔傳並以爲玉路其公侯以下各以所乘之路最尊者爲大路卿大夫命車亦然與天子玉路異也明堂位謂魯有四代之路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鄭注云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乘路玉路也案此經五路無虞夏之制又玉路至尊不宜降次木路魯爲同姓侯國封爲金路似亦不當乘玉路彼記所說與此經無會又此五路所建旌章分五色而車則無色別之文月令有五時之路春乘鸞路夏乘朱路中央土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玄路似以五色分屬五時御覽禮儀部引皇覽

逸禮說四時迎氣車各依方色與彼正相類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說正黑統路輿質黑正白統路輿質白正赤統路輿質赤旗色亦同是則三代車依服色必與旗章相應依其說參互考之月令轡路當此金路朱路當此象路大路當此玉路戎路當此革路玄路當此木路故金路建大旂其色青象路建大赤其色赤玉路建大常其色黃革路建大白其色白木路建大麾其色黑旗章之色與月令五時亦相應但經注並不云五路色異而月令鄭注亦謂彼非周制不可強爲傳合也云建大常十有二旂者凡兵車建旗皆於兩轡外闌間置局以插之乘車當亦同詳考工記總敘疏云以祀者賈疏云以下諸路皆非祭祀之事則一名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而已案依賈說則

王大小祭祀通乘玉路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天子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率諸侯而朝日東郊輅卽路之借字大戴說與此經玉路以祀正台至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於郊則當爲木路故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注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前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注亦云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大路車之素幘也依鄭說則魯祭天用殷路與王禮不同故禮器注釋大路爲殷車下又別引此經五路以著其異明郊用素車與此經木路略同而與玉路則迥異也左桓二年傳云大路越席孔疏引服虔注釋爲木路論語衛靈公篇乘殷之路集解引馬融說亦援左傳大路爲釋說並與鄭同惟

左傳杜注以爲玉路與禮器不合賈覲禮疏云大路則玉路也以周之玉路因殷之大路飾之以玉故猶以大路爲名案賈氏蓋欲參合鄭服杜諸家之義爲一實非鄭惜今以鄭義審之蓋郊乘素車卽木路自是魯用殷禮猶祭周公以白牡之例若周郊自乘玉路與朝日同不必用素車木路秦漢禮家或據魯禮以推王制故禮記多通言不別與此經實不相應也 注云王

在馬曰路者殺官注云路王之所乘車覲禮注云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樂記云大路者天子之車也藝文類聚舟車部引白虎通義云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公羊僖二十五年何注云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說並與鄭略

同賈疏云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廣言之云王在馬曰路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爲名諸侯亦然左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亦行於路乎案賈引左氏說蓋五經異義文釋名釋車云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於道路也此兼據左氏義也攷左傳成二年說魯賜晉三帥先路又襄十九年晉侯請於王賜鄭公孫亹大路二十四年王賜穆叔大路二十六年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是左氏說侯國卿再命以上亦得乘路詩小雅采芣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箋云君子謂將率彼箋義亦謂文王爲諸侯時將率得乘路蓋與左氏義同故左傳襄十九年孔疏引何休左氏膏肓席左氏義短而采芣孔疏引鄭箋何

則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是尤鄭兼取左氏義之證但此職及典路職惟王及后所乘稱路故鄭以路專屬王車乃偏據此經爲釋其實箴膏肓說與詩及左氏義合自較此注爲駭至左傳侯國卿所受諸路依鄭義當卽此後文之夏篆夏縵以命賜之車尊之曰路其非命賜則不得稱路故左傳又云冢卿無路非無車之謂也而左傳疏引杜氏釋例謂子蟭穆叔所受大路當爲革路若木路則與左氏舊義不合且依其說是侯國卿路與衛蒍之君后與此經孤乘夏篆卿乘夏縵之文亦復乖舛不足據也云玉路以玉飾諸未者釋名釋車云金路玉路以金玉飾車也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云乘彫玉之輿郭璞注云刻玉以飾車也賈疏云凡言玉路金路象路者皆是以玉金象爲

飾不可以玉金爲路故知玉金等飾之言諸末者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故云諸末也詒讓案續漢書輿服志載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皇太子皇子安車並黃金塗五末六百石以上車銅五末劉注引徐廣云疑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也然則周五路飾諸末或亦卽以玉金等飾五末矣荀子禮論篇楊注謂車制有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其說亦本續漢輿服志或卽五末之一詩大雅韓奕亦有金厄厄卽軛也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者詩大雅韓奕鈎膺鏤錫毛傳云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鄭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說文金部云錫馬頭飾也又頁部云顙頤顙首骨也案錫盧卽錫顙之首段字當盧蓋馬轂具之一凡馬額上皆有革落更以金飾之則謂

之錫故左傳桓三年杜注云錫在馬額急就篇顏注云錫馬面上飾也以金銅爲之俗謂之當顙隋書禮儀志云方鈇當顙蓋馬冠也案當虛在馬額其形蓋如半月故莊子馬蹄篇云齊之以月題釋文引司馬彪云月題馬額上當顙如月形者也錢坫云眉上曰揚故詩揚且之哲毛傳曰揚眉上廣馬眉上名之者因字借其義段王裁說同云樊請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者蓋謂馬當脊之橫帶也家語正論篇王注釋絲國語齊語韋注釋樊文選東京賦薛綜注釋鞶並同鄭義賈疏云按易訟卦上九云或錫之鞶帶注云鞶帶佩鞶之帶但易之鞶謂鞶囊卽內則云男鞶革是也此鞶卽馬大帶音字同故讀從之是以鄭卽云馬大帶也段玉裁云人大帶謂之鞶因而馬大帶亦謂之

鞶不云讀爲者別人與馬也古文作樊鞶類同也禮記作繁詒
議案說文革部云鞶大帶也男子帶鞶婦人帶絲本內則文也
左傳桓二年杜注及孔疏引賈服義並略同蓋人服有二帶大
帶謂之紳革帶謂之鞶通言之革帶亦或謂之大帶故許賈諸
儒並有此訓易鞶帶李氏集解引虞翻說亦以大帶爲釋然鄭
內則注云鞶小裘盛帨巾者則不從許義據賈引鄭易注鞶帶
爲佩鞶之帶亦以鞶爲佩囊與帶不同物皆與此注義異曾釗
云鞶謂爲帶者許賈服之說耳鄭注儀禮禮記皆不承用士昏
禮記注鞶鞶囊內則注鞶小裘此說本確今以樊爲鞶則將施
囊於馬乎自知其說不通乃復采用前所不用之說足見其失
陳奐云大帶在腹凡馬皆有無以別尊卑詩采芑崧高韓奕皆

日鉤膺傳曰樊纓膺冑也當冑前不在腹下也案會陳說是也
樊正字當作緜此經及左傳作樊段借字也其義則當如許君
說爲馬髦上飾後鄭讀爲鞶釋爲大帶並非經義詩大雅韓奕
箋以樊纓釋鉤膺則用毛詩說與此注義異是鄭亦自有兩解
矣又案馬大帶鄭珍以爲卽所謂鞶是也說文革部云鞶箬掖
鞶也釋名釋車云鞶經也橫經其腹下也馬大帶雖亦馬鞶具
之一然與鞶迥異不可以釋此經也鄭司農云纓謂當冑者蓋
謂馬當冑之革帶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鉤膺當冑也說文革
部云靳當膺也又肉部云膺冑也後漢書鮑永傳云拔佩刀截
馬當冑李注云當冑以韋爲之也毛詩小雅采芑鉤膺傳云鉤
膺樊纓也又秦風小戎錢膺傳云膺馬帶也鄭箋云錢膺有金

周禮正義

禮五十二

三百四十九

師孔疏云肅若今之裏冑也詒讓案毛蓋以肅爲當冑之帶亦謂之纓飾則有鈎鐙之異先鄭及薛綜並從毛說當冑當肅妻冑蓋異名同物省文則稱肅亦卽許書之鞽也左僖二十八年傳鞽鞽鞽杜注云在冑曰鞽鞽實鞽之誤又定九年傳王猛曰吾從子如鞽之鞽杜注云鞽車中馬也孔疏云鞽是當冑之皮鞽馬之首當服馬之冑冑上有鞽故以鞽表中馬今攷纓與鞽雖同在肅間而實異物先鄭說亦未塙引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者既夕禮文鄭儀禮目錄云既夕禮別錄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先鄭此注亦從別錄也陳奐云既夕禮薦馬纓三就記纓轡貝勒縣于衡又晉語亾人之所懷挾纓韋注曰纓馬纓也既夕士禮夷吾出亾未立爲君故馬皆有纓而無絲左成

二年傳衛仲叔子奚請樊纓以朝杜注云樊纓馬飾諸侯之服是緼纓爲尊者之馬飾也案陳說是也賈子新書審微篇亦云繁纓者君之駕飾也若然則大夫以下不得有樊纓士喪禮有纓而無樊就數又少明與諸侯以上禮異矣云禮家說曰纓當削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者此禮經舊說先鄭依其義故引以爲證齊語韋注云纓當削革爲之卽用禮家義賈疏云賈馬亦云鞶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而以旄牛尾金塗十二重案賈馬及先鄭蓋並讀樊爲鞶賈引賈馬乃從後鄭作鞶者誤也二家說纓與先鄭略同蓋亦以爲落馬臂之韋而別以鞶爲纓下所綴之采飾釋名釋車以樊纓爲鞶下之飾亦與此義相近說文糸部云緼馬髦飾也春秋傳曰可以稱旌緼乎重

文與錄或从界界籀文并許氏此義又與買馬毛鄭諸家說異
綜而論之絲纓古義約區三科所施各異後鄭說樊爲馬大帶
則施於脊下纓爲鞅則施於頸下也買馬以纓爲當膺革而絲
爲纓下飾則施於臂前也許以絲爲馬髦飾則施於髦上也漢
晉諸儒所說要不出此今攷馬鞅具之有大帶與當膺責賤所
同而樊纓爲諸侯以上之盛飾則不可并爲一明矣參互詳校
竊謂當以許義爲最塙蓋纓雖卽臂膺之革而飾則當於馬鞅
具之外別爲盛飾飾者弁也猶人之有冠也文選東京賦云金
鈹鏤錫鈹續漢輿服志作鏤謂獨斷云金鈹馬冠也在馬髦前
蓋卽古纓之遺制凡馬額有鐙則似冠武鐙前屬於錫潛馬髦
而後接於馬背之革則似冠梁又以削革纓於絲而下復繞臂

而上則似冠纓纓之下有垂飾則似冠綖纓落髦而纓落髯纓
橫上下互相貫屬故馬賈以爲一物也凡經典言纓纓者義並
如此纓或借作鞅作鞅說者遂失其義文選張衡西京賦璫弁
玉纓薛注云弁馬冠也又髦以璫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
案璫弁玉纓卽左傳二十八人傳之璫弁玉纓王制孔疏引服
虔注亦以爲馬飾以張賦辭意推之蓋左氏舊說以弁爲辨之
借字璫弁玉纓卽謂以玉飾纓纓也薛注馬冠之訓正足證纓
之古義在髦故謂之又髦續漢志注引徐廣及宋書禮志並云
金爲馬及髦又髦卽是髦飾與許書纓字說解正同也其以纓
爲馬鞅則又依後鄭說與先鄭不同蓋兼采眾家故離合錯出
矣至禮家說云削革爲之者以當冒之鞅言之賈馬云旄牛尾

金塗十二重者以纁韋下垂之節言之續漢輿服志云乘輿絲纁赤屬易其金就十有二劉注又引傳玄乘輿馬賦注云繁纁飾以旄牛尾金塗十二重皆是也但禮經說馬飾並無旄牛尾之文買馬似皆據漢乘輿絲纁制推之陳奐據左哀二十三年傳薦馬稱旌絲之文謂絲纁旄牛尾爲之與羽葆幢及旌竿析羽注旄首相似其說亦通但周制是否如此究無塙證耳又左桓二年傳輦厲游纁杜注云纁在馬膺前如索韁孔疏引服虔云纁如索韁今乘輿大駕有之獨斷云繁纁在馬膺前如索韁者是也晉書輿服志說同家語正論篇王注云馬纁當膺似索韁案服禁諸家謂纁形如索韁其制未詳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引東晉近游賦云服索韁之神從或馬膺飾下垂如人所著

緹帔之象但此專爲纓制絲象實不如是也云玄謂纓今馬鞅者既夕禮注及東京賦薛注義並同蓋謂繞馬頸下之橫革也說文革部云鞅頸鞅也鞅柔革也釋名釋車云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緒之也其下節曰樊纓其形樊樊而上屈纓也案劉蓋兼用後鄭及賈馬義攷許書鞅與勒異訓以意推之蓋漸在馬膺而直下鞅在馬頸而橫出後宜屬於馬膺之帶故廣雅釋器云鞅謂之膺左傳二十八年杜注又云在腹口鞅若勒爲當匈直革則無由至馬膺腹矣膺雖與頸相連而微後於頸鞅漸從橫交落其不同物甚明後鄭釋纓爲鞅而不從先鄭當膺之訓則所謂鞅者當同許義今攷纓屬於絲亦直垂而下則似漸而實非漸若與鞅則絕不相類膺直落膺下而鞅橫聯頸膺纓以

爲飾而不任力鞅則任力而無采飾後鄭并爲一殊未允劉成
國亦說鞅爲纓與後鄭同而又以嬰釋纓國語晉語有嬰紫韋
注云嬰馬纓明二字音義同但劉說樊爲纓下飾則又與後鄭
義異皆不埒也云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十二就者
爾雅釋言云虋屬也郭注云毛楚所以爲屬一切經音義引通
俗文云緇毛曰屬禮器孔疏云染絲而緇之曰屬案孔不用爾
雅義依其說則與後革路條纓無異殆不可信鄭益據漢乘輿
繁纓赤屬金就十有二因取以況周制故知以屬飾之也齊語
韋注說樊纓飾同賈疏云必知用五采者按典瑞云鎮圭纓五
采五就則知王者就飾用五采惟有外傳小采以朝月者川三
采耳纓藉五采卽云五就則一采一帀爲一就此中樊纓十二

就之屬就數雖多亦一采一帀爲一就如玉藻十二就然案賈說非也大行人注說樊纓云以屬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則鄭自謂五采帀爲一就若如賈疏說以一采帀爲一就則九就止九等采有參差不備者矣凡此經言采就者皆以衆采帀而爲一就詳典絲典瑞疏此經五路樊纓之數玉路十二就爲最多餘四路以次遞減而郊特牲云大路樊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禮器作次路七就鄭彼注云殷祭天車也案彼大路及先路樊纓並以少爲貴與此經不合故鄭以爲殷制云就成也者典瑞注同云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者據司常文凡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並爲屬制詳司常疏云正幅爲繡旂則屬焉者案鈔本釋文繡作繡案繡則繡之俗大行人勅人注繡

陸本並作縹賈疏及覲禮疏並謂正幅爲縹爾雅文案今本爾雅釋天旌旂章註云縹帛縹無正幅爲縹之文蓋有佚脫郭注云縹眾旒所著說文糸部云縹旌旗之游也段玉裁校本作旌旗之游所屬也案縹爲旌旗之正幅以弧張之縣於杠者卽司常注所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是也大行人注云旂其屬縹垂者也說文旂部云旂旌旗之流也又有旛字說解同旂卽游之省俗又作旒釋天云練旒九郭注云練絳練也國語齊語章注云正幅爲縹旁屬爲旒詩鄘風干旌篇素絲紕之鄭箋云素絲者以爲纓以縫紕旌旗之旒縹孔疏云縹謂繫於旌旗之體旒謂縹末之垂者須以纓縫之使相連據鄭孔及郭氏說則旂別以練爲之用素絲爲纓縫著於正幅帛之下垂以爲飾也故節

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注云王旌十二旒兩
兩以緹縹連列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明旂屬縹之下故其
端直垂得曳地也且九旒之旂有九七五三諸等惟其下垂正
直故可用奇數段令旁屬則兩旁分綴或多或少必不能稱矣
然則旂在縹下不在縹兩旁韋昭以旁屬爲旒義殊未安又通
典嘉禮說大常云其制杠長九仞以素錦綢之以絳帛一幅爲
終附於杠畫龍於縹上又屬十二旂於縹首長十二仞每旂皆
畫交龍十二依杜說則旂屬於縹首尤與鄭孔說異聶崇義圖
旌旗又於縹之一邊橫屬眾旂皆不足馮也又釋天郭注釋繼
旒之旒云帛續旒末爲燕尾者此易尤而旒蓋旒之別制凡五
旒無論旒物皆於縹末著旂而旒物則或易旂爲旒以旒繼縹

未唯旄物有之而燕尾之制亦唯旄爲然它旗之旂雖屬縹末而不爲燕尾不容提也左傳孔疏謂九旗游數多者旁綴於縹其軍前之旂當如郭氏燕尾之說孔殆誤以燕尾之旂爲諸旗之通制尤爲疏舛左昭十三年傳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旂杜注云建立旂旗不曳其旆旆旂也此又通稱旂爲旆與繼旆之旆異物要旂旆相類皆繼末而非綴旁可互證也又案九旗縹旂之度經注並無文據爾雅則旆縹廣二尺四寸長八尺公羊徐疏引孫炎說謂旂長與縹同此專屬旆旆制他旗縹旂未知同否攷士喪禮銘旌之制蓋放旆旆而小縮半幅以縹縹經末終隔以縹旆以彼推之則旆當長於縹一倍不必如孫說也並詳司常疏金路鉤樊纁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金路以金

飾諸末鉤婁領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其樊及腰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疏金路者五路之一也云建大旂者卽勅人云龍旂九旂此不著旂數者文不具也云以賓同姓以封者此專據金路之用言之與建大旂不相冢也賈疏云周人先同姓故得金路賜異姓已下則用象路之等同姓雖尊仍不得王路玉路以祭祀故不可分賜 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末者制與玉路玉飾諸末同也云鉤婁領之鉤也者國諸齊語韋注同賈疏云詩云鉤膺鏤錫鉤連言膺明鉤在膺前以今驗古明鉤是

馬裝領也案賈說非也說文句部云鉤曲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牛馬維婁何注云繫馬曰維繫牛曰婁此對文則異散文可通方言云領領也南楚謂之領釋名釋形體云頤或曰頤婁領蓋卽句曲維婁馬頤領之鞮具猶當膺亦稱婁膺也凡馬領閒亦皆有革絡更以金飾之則謂之鉤也至詩之鉤膺毛傳以爲樊纓鄭韓奕箋說同似與婁領制異貴以爲一殊誤韓非子外儲說右云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銀在後鉤在領卽在前矣明堂位別有鉤車與此異云金路無錫有鉤者賈疏云以玉路金路二者相參知之何者玉路云錫金路云鉤明知金路有鉤無錫上得兼下言之則玉路直言錫兼有鉤可知又云若然同姓金路無錫韓侯受賜得有饅錫者正禮雖不

得後有功特賜有之也案金路之馬雖無錫宜亦有當盧之革
但不鍍金爲飾耳詩大雅韓奕之鉤膺鏤錫賈謂特賜詩疏說
同陳祥道馬瑞辰則謂此經錫鉤朱龍勒條五路各舉其一互
相備義亦通也云亦以金爲之者賈疏云錫用金明鉤亦用金
爲飾也云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者齊語韋注說同
謂亦如上五采屬采備爲一成九就卽九成也云大旂九旗之
畫交龍者者據司常文王賓客之事亦建大常而陳金路則建
大旂以表事義各有所取也云以賓以會賓客者齊僕注義同
賈疏云案齊右會同賓客前齊車故知以賓是以會賓客至於
載主亦同焉故管子問云天子巡守以遷廟王行載於齊車注
云齊車金路若王弼亦乘金路是以土喪禮注云君弔益乘象

路謂得金路之賜者弔時降一等乘象路明知王有玉路弔時降一等乘金路可知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者明經言封卽與命之出封被注云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是也賈疏云周之法二王之後稱公王之同姓例稱侯伯而已若魯衛稱侯鄭稱伯故兼云雖爲侯伯也知畫服如上公者與命云上公九命車旗衣服以九爲節是上公九命服袞冕又云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爲節則服鷩冕爲異姓侯伯若魯衛鄭雖爲侯伯則服袞冕五百里之封是以明堂位魯侯服袞冕是雖爲侯伯服如上公也言此者欲見二王後上公雖是異姓庶姓乘金路今同姓王子母弟以衣服與上公同明乘金路亦同矣詒讓案左傳二十

八年傳王賜晉文公大輅之服又定四年傳成王分魯公康叔唐叔以大路杜注並以爲金路此皆同姓侯伯之禮觀禮疏謂大公與杞宋雖異姓服袞冕乘金路此異姓上公之禮國語齊語說周襄王命桓公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韋注引賈逵云大路謂金路銅樊纓九就蓋亦優異之以上公之禮也書服卽司服注說冕服九章初一日龍至五日宗彝皆畫以爲績是也詩秦風無衣孔疏引作車服譌注文臺云畫服謂衣之畫者也故賈疏以上公服袞冕說之案注說是也又案王世子之車旗於經無文以王子母弟出封如上公禮推之世子不當降於彼當亦得乘金路建大旂與云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者明同姓內諸侯未出封雖同姓不得乘金路也王子

周禮正義卷五十二

三百四十九

母弟所食稍縣都三等采地親疏隆殺之差詳大宰載師注凡同姓內諸侯乘車經注無文攷親禮侯氏裨冕乘墨車是外諸侯入朝得服冕而不敢乘路則內諸侯當亦不得乘路若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食大都者亦乘夏篆稍疏與卿同食小都者亦乘夏綬更疏與大夫同食家邑者亦乘墨車與云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者段玉裁云拘鉤古音同在侯部徐養原云說文拘鉤俱在句部句亦聲故知拘鉤音同古字通用詒讓案國語齊語韋注引賈逵說述此經亦作鉤則賈氏亦同杜讀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象路以象飾諸末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疏象路者五路之二也

云建大赤者卽轉人云烏旗七旂此不著旂數者亦文不具也
注云象路以象飾諸末者亦與玉路金路同釋名釋車云象
路革路木路各隨所以爲飾名之也楚辭離騷云葆瑤象以爲
車王注云象象牙也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云乘鏤象李注引
張揖云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是古有以象牙飾車
之證云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者賈疏云經不云鉤明無鉤
經直云朱鄭知以朱飾勒者見下文革路云龍勒明知此朱同
爲飾勒也云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七成者飾亦與玉路
金路同惟以七成爲殺云大赤九旗之通帛者司常云通帛曰
旛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是也金榜云司常烏隼爲
旛巾車象路建大赤大赤卽烏隼案金說是也轉人烏旗七旂

以象鵝火也曲禮謂之朱鳥國語吳語云左軍皆赤常赤旗韋
注亦以鳥隼爲旗釋之是其塙證鄭說非又左定四年傳分康
叔以大路少帛績後旂旌杜注云績後大赤取染草名也案後
與旆通績後疑繼旆之旆以赤帛爲之者與少帛同爲幟帛旂
旌則疑爲大旂孔疏謂大赤卽是旂後言旂尾旂言旂身亦沿
鄭此注之誤不知繼旆之旆與旂不相屬也云以朝以日視朝
者賈疏云謂於路門外當朝之處乘之此雖據常朝而言至於
三朝皆乘之按司常云道車建旌注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
燕出入乘此象路則建旌若在朝廷大赤也其車則同也案道
僕云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人此止云朝者舉朝以晷夕又燕
出入與朝事異此亦不反者皆文不具賈并朝夕燕出入爲一

非也象路以朝王藻亦謂之朝車土喪禮道車載朝服明道車
卽朝車也朝有乘路者樂師注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
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然則鄭意王日視治朝亦自大
寢階前乘路以出路門也今攷每日常朝王是否乘車無可質
證而三朝及舉門外廷通謂之朝自路門至舉門五百步及
二里三詢之朝王有大事亦閒視焉其閒往來自必乘車理無
可疑惟王朝燕乘車亦當建大常而加全羽之旒經云建大赤
自爲陳路表事之旗與以朝不相冢賈謂燕出入建屨在朝廷
建大赤則誤也云異姓王甥舅者賈疏云謂先王及今王有舅
甥之親若陳國杞國則別於庶姓故乘象路之車也案杞爲二
王後當加上公乘金路疏說未當又後疏及覲禮疏謂同姓子

男亦乘象路以下則象路亦有封同姓者經注特舉異姓侯伯爵尊者言之耳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駢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條讀爲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大白股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卽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疏革路者五路之四也戎右謂之戎車左莊六年傳謂之戎路曲禮云兵車不式武車綏綏孔疏云兵車革路也取其建戈刃卽云兵車取其威猛卽云武車也云建大白者卽司常熊虎爲旗轉人云熊旗六旂說文於部作五旂案玉路建大常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旂數並與纓就同以相比例則許

說亦通此不著旂數者亦文不具也 注云革路鞅之以革而
漆之無他飾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鞅覆也賈疏云白玉
路金路象路四者皆以革鞅則冬官云飾車欲侈者也但象路
以上更有王金象爲飾謂之他物則得王金象之名此革路亦
用革鞅以無他物飾則名爲革路也案以上四路並有鞅革鞅
賈皆不云用何革左定四年傳有犀軒杜注以爲卿車則王四
路疑亦當用犀也互詳與人疏呂氏春秋孟秋紀高注云革路
白路也彼據月令五時路言之與此革路小異云龍駢也者龍
卽駢之誤段玉裁云見牧人案或改經文爲彤爲駢或不改互
見也龍駢古通用云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者爾雅釋畜云馬
屬面頰皆白惟駢說文牛部云犗白黑雜毛牛也駢犗聲義略

周禮正義 卷五十二

三 禮記集說卷五十二

同故駢亦爲白黑色釋名釋車云勒絡頭也絡其頭而引之也
說文革部云勒馬頭絡銜也段玉裁云周部騶馬絡頭也金部
銜馬勒口中此云絡銜者謂絡其頭而銜其口可控制也爾雅
轡首謂之革革卽勒之省馬絡頭者轡所係也故曰轡首案段
釋甚析蓋馬頭面間從橫絡屬之韋革謂之絡口中所關銜之
銅鐵具謂之銜絡與銜相聯系通謂之勒比龍勒飾韋爲之蓋
指絡而言說苑臣術篇云翟黃乘軒車黃金之勒則指銜而言
二者異材同名馬鞮轡屬於勒故釋器謂之轡首勒革上絡馬
額兩旁直垂而下以屬於銜其間以銅爲飾謂之鑿說文金部
云鑿轡首銅也毛詩小雅蓼蕭韋革沖沖鑿革卽鑿勒鑿金材
而若於革故字或從革也賈疏以勒爲轡飾則誤以鑿爲勒矣

云條讀爲條者說文木部云條小枝也於義無取故依聲類讀爲條也段玉裁云條與條同攸聲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者說文糸部云條扁緒也急就篇顏注云條一名偏諸織絲纓爲之詩齊風注孔疏引王基手詩駁云統今之條色不襍不成爲條然則條蓋織色絲爲之故旣夕禮注云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箸之如屬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纓據此則革路以色絲飾纓猶王金象三路以色屬飾纓云五成者又殺於象路也云不言樊字蓋旣爾者以上下四路並言樊纓惟此不言樊故疑其有文攸脫也云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者賈疏云上玉路盤纓十有二就馬氏以爲鹿牛尾金塗十二重

有此意故微破之也詒讓案鄭意蓋謂金玉象諸路止飾諸末若樊纓則不以爲飾也云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者明堂位云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周書克殷篇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又云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孔注云素質白旗後漢書章帝紀李注引禮緯云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正白統者旗白正赤統者旗赤是旗章隨正色之事也鄭不云大白於九旗何屬此注云猶周大赤則謂卽通帛之旗而以帛素爲之者其說非也金榜云司常熊虎爲旗巾車革路建大白大白卽熊虎司馬法旗章殷以虎尚威是殷有旗矣案金

氏謂大白卽熊虎之旗其說其塙國語吳語云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韋注云熊虎爲旗是其證也又釋名釋兵云白旆殷旌也以帛繼旒末也此似以大白爲白旆猶左傳杜注以大赤釋結旆也攷詩小雅六月白旆央央毛傳云白旆繼旌者也是毛不以白旆爲大白劉疑本三家詩說不知旌鎡旌素帛色迥異不容強合也周書克殷又說武王斬二女縣諸小白彼劉大白爲之蓋卽熊旗之爲襍帛者猶大綬小綬之比小白左定四年傳又作少帛少小白帛字通杜注亦謂是襍帛之物是也云卽戎謂兵事者說文戈部云戎兵也論語子路篇亦可以卽戎矣何氏集解引包咸注云可就兵攻戰也賈疏引鄭志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卽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

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卽戎爲在何時答曰白者殷之正色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賈疏又云按司馬法云章夏以日月上明殷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不用大常者周雖以日月爲常以龍爲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又案周本紀武王遂入至紂之死所王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不用大常者時未有周禮故武王雖親將猶用大白也案此經卽戎專爲革路興建大白不相冢大白乃陳革路時建以表事王卽戎自建大常鄭賈並強爲之說非也云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崇服以內者賈疏云此四衛非謂在衛服者以其諸侯非同姓與王無親卽是庶姓在四方六服

已內衛守王大司馬以要服爲蠻服故云蠻服以內也孔廣森
云大行人子男五命樊纓五就此革路條纓五就當爲子男之
車不云封子男而云四衛者言四方衛服之國也呂氏春秋慎
勢曰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
管子事語曰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齊中也
與爾雅距齊州之齊同義亦言中州之國大負海之國小是故
男服以內近則鮮子男采服以外遠則無侯伯春秋時河濟之
閒小國非一然如許男之類或夏殷舊封而周末加其爵或如
滕子則始封本侯後絀其爵今不復可識別以推周初封建之
制所可徵者唯曲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白子左傳曰
晉甸侯也又云鄭伯男也又曰曹爲伯甸明侯服甸服男服皆

侯伯所封采服衛服要服蓋子男所封以衛言者舉其中也案孔說是也書酒誥康王之誥並云侯甸男衛於男服之外止舉衛服明以衛駭采要二服康誥又云侯甸男邦采衛於男采之閒繫以邦字明男服以內公侯伯爲成國與采服以外不同也鄭賈以此四衛通駭六服說殊未析又大戴禮記少閒篇云土脩四衛廬注云四衛四方之職彼據侯國四境言之與此經義小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爲縞剪之剪明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杜子春云鵠或爲結疏木路者五路之五也木

路卽殷之大路魯郊亦用之禮器云大路繁縷一就此別取尙
賁之義與王田路異也云建大麾者卽勅人云竊旄四旂此不
著旂數者亦文不具云以封蕃國者賈疏云凡五等諸侯所得
路者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
則舍之於館是以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
黑車龍旂以朝鄭云在旁與已同曰偏若兩諸侯自相朝亦應
乘之若齊弔及朝并朝夕燕出入可降一等若在軍皆乘廣車
若以田以鄙則乘木路也若五等諸侯親迎皆乘所賜路以其
士親迎攝盛乘大夫車則大夫已上尊則尊矣不可更攝盛轉
乘在上之車當乘所賜車與祭祀同則王乘玉路可也若如鄭
注同姓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得乘金路若爲子男似不得當

與異姓同乘象路也異姓象路則降上公以其上公雖庶姓亦乘金路其異姓侯伯子男皆乘象路也言四衛革路者亦謂庶姓侯伯子男蕃國木路者夷狄惟有子男同木路也無問祀賓已下皆乘之 注云木路不鞞以革漆之而已者於木路加漆爲黑色也賈疏云以其言木則木上無革可知必知有漆者以其要車尚有漆者況君之乘車有漆可知云前讀爲鉶剪之剪翦淺黑也者旣夕禮云加茵用疏布緇翦鄒彼注云翦淺也今文翦作淺據此則翦本訓淺彼文云緇翦故爲淺黑此不云緇翦知亦爲淺黑者因大麾色黑車旗色當相配也據後疏引賈馬義則此經舊說蓋讀前加字段玉裁云前翦聲類同云木路無龍勒者賈疏云以經不云勒明降於革路無龍勒可知云以

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者爾雅釋器云象謂之鵠釋文云鵠白也此鵠色亦卽謂白色樊纓二者皆以韋爲之故知以剪鵠之色飾韋也云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者前四路皆言就數惟此不言明亦以條絲飾之而五成與革路同故文冢彼而省但依前玉路金路象路纓就並與旗旂數相應而此路建大麾四旂疑樊纓亦當四成鄭說或未塙也云大麾不在九旗中者說文手部云麾旌旗所以指麾也麾卽麾之俗鄭以司常九旗無與大麾相當者故謂不在其中金榜云司常龜蛇爲旒巾車木路建大麾大麾卽龜蛇植弓綯練設旒夏也是夏有旒矣明堂位曰夏后氏之綎纓卽大麾亦謂之大綎詩韓奕淑旂綎章毛傳云綎大綎也案金氏卽大麾卽九旗之旒又卽夏后氏

之綬其說甚塢鄭謂不在九旗中誤互詳司常疏云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者後漢書章帝紀李注引禮緯云十三月萬物孚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爲人正色尙黑春秋錄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黑統路輿色黑旗黑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旗夏后氏之綬鄭彼注云綬當爲綬讀如冠裳之綬有虞氏當言綬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綬謂注旄牛尾於紼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孔疏云知有虞氏當言綬夏后氏當言旂者以虞質於夏故知虞世但注旄夏世始加旒終必知此綬當巾車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之綬下有人白大赤故知綬當大麾也然巾車注云正色言之大麾夏后氏之旗色黑鄭此注以綬爲有虞

氏所建綬則大凡不同者有虞氏但有注旄竿首夏后氏之旗
若去旒綬則與虞氏不異同謂之綬也案鄭意當如孔說賈疏
說亦同今攷明堂位注以綬爲卽大麾不誤而讀綬爲綬又以
爲有虞氏制王制注亦同蓋謂虞夏旗並以注旄故得綬名但
虞旗無綬旂夏旗乃有之此大麾卽沿夏制實則虞旂自有綬
旂不得爲徒綬亦不與夏旗同名賈孔曲爲申述不可通也釋
名釋兵以綬爲有虞氏之旌綬爲夏后氏之旌蓋從鄭義而小
異亦不足據詳夏采疏依金說大麾卽龜蛇之旐所以象北方
玄武故其色黑爾雅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旂郭注云帛全
幅長入尺公羊宣二年徐疏引孫炎云緇黑綰也然則大麾蓋
以緇帛爲綬與大帛之綬帛同色異也檀弓云緇練設旐鄭彼

注云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綢布廣充幅長尋曰旌此本釋天之文而以綢廣充幅長尋爲據旌言又以綢爲綢布蓋不知爾雅之旒卽此大麾故誤爲之說不可從也又案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旂章夏以日月尙明也九旗之旒無日月者疑周以日月畫大常故去之夏旂或本有日月矣云田四時田獵者小司徒注義同四時田名詳大司馬職賈疏引鄭志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荅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尙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故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綬司馬職王建大常足

相參正論議案鄭不知此建大麾乃陳木路時所建以表事與田事不相家則此職田建大麾與大司馬治兵王建大常之文違悖故謂春夏用建大麾秋冬田建大常以通其說亦非經義也今依金氏說時田王自行乘木路自建大常與陳路時木路建大麾以表事不同至王制云天子殺則下大綬諸侯殺則下小綬毛詩小雅車攻傳亦云天子發抗大綬諸侯發抗小綬此大綬固卽大麾然止謂抗之下之以爲田節則亦取表事之義非謂田時王所乘木路建此旗也惠士奇亦糾鄭志之誤謂中冬大閱中秋治兵固建大常及其田也仍建大麾以表觀其說較鄭爲長然春夏田亦建大常不徒秋冬也云韋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者據大司馬九服未爲夷鎮蕃三服杜大行

止有六服要服以下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故知蕃國卽彼三服在九州之外也杜子春云鵠或爲結者段玉裁云字之誤也如大宗伯吉禮爲告禮賈疏云按馬氏云前樊結纓謂再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往往結革以爲堅且飾節良以爲樊纓皆有采就則前與鵠亦可以爲飾而賈氏謂前纓有結其義非今子春爲結後鄭引之在下得通一義故也案賈引馬傳且飾節良句文難通疑節字當是衍文據此則賈馬二家本鵠皆作結且讀前如字依馬說則樊纓在前別有結以飾樊纓之後賈侍中說似亦與馬同其說於古無徵故後鄭不從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赤緦厭翟勒面緝緦安車彫面鷩緦皆有容蓋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韁

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
乘故書采總爲纁鷩或作繫鄭司農云錫馬面錫纁當爲總書
亦或爲總鷩讀爲鷩鷩之鷩鷩總者青黑色以繪爲之總若馬
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轡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谷玄謂朱
纁纁總其施之如鷩總車衡韜亦宜有焉纁畫文也蓋如今小
車蓋也皆有益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
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居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
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
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
翟乎疏王后之五路者后乘路亦有五與王路相配也云安車
者賈疏云按下翟車尊於安車而進安居在上者以其翟車有

周禮正義

禮五十二

旱二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八

惟無蓋安車重翟同無轡而有容蓋故進安車與重厭之車同在上也 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者翟雉詳內司服疏賈疏云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爲兩旁之蔽言重翟者皆二重爲之云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者丁晏云說文厂部厭竿也竹部竿者迫也故鄭以厭爲迫賈疏云謂相次以厭其本下有翟車者又不厭其本也云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者當面卽前注之當盧以其著馬面謂之面猶膺飾謂之膺也說文革部云韠勒韠也面韠聲義略同鄭以勒卽是馬面絡鞅之具且上言錫面下言彤面並據飾言明此勒面勒亦當是飾故知卽以龍勒之韋爲面飾若然經不云龍面而云勒面者通冢上革路龍勒爲文也云彤者畫之不能其韋者廣雅釋詁云

彫畫也案畫謂漆韋而鏤刻爲文與畫續異上勒面爲龍其韋以飾面此言彫不言勒故知不龍其韋唯刻畫之也隋書禮儀志載北周五輅有彫面注云刻漆韋爲當轎彼亦以彫爲刻足證鄭義彫訓刻畫詳梓人疏云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者賈疏云按曲禮云婦人不立乘是婦人坐乘男子立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也若然則王后乘五路皆是坐乘獨此得安車之名者以餘者有重翟厭翟翟車輦車之名可稱此無異物之稱故獨得安車之名也詒讓案續漢輿服志劉注引蔡邕云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宋書禮志云凡婦人車皆坐乘故周禮王后有安車而王無也列女傳貞順篇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

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安居有容故亦通稱輜駟與漢時輜車駟車制異曲禮大夫安居注云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孔疏謂卽書傳略說所云乘車輜輪輜與駟同婦人車惟輦車人輓爲駟輪則安車輪與常車同與男子安車異也賈子新書容經說乘車之容云坐乘以經坐之容手無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是卽安車之儀矣云故書朱總爲總者謂此經三總字故書惟朱總之總作總字也釋文云總賦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李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也案昌宗者劉昌宗也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字形之誤不妨誤爲本無之字宜衆家之不爲

音也徐養原云集韻兼收於六至二十廢至韻基位切緝也此因鄭注鷺總以緝爲之故有此訓而音終不相近究屬譌字云鷺或作緊者徐養原云鷺緊同音相借鄭司農云錫馬面錫者卽前注馬面當盧是也云纁當爲總書亦或爲總者纁字不體故先鄭依故書別本作總也云鷺讀爲鳧鷺之鷺者段玉裁改爲緊讀爲鳧鷺之鷺云故書或作緊司農易緊爲鷺鄭君從司農說今本作鷺讀爲誤也案段校是也云鷺總者青黑色以緝爲之者段玉裁云鷺鳧屬青黑色緝色似之案說文糸部云繫一曰青黑色緝許字從故書義則與鄭同案今本說文青作赤段據玉篇正是也詩大雅鳧鷺毛傳云鷺鳧屬孔疏引蒼頡解詁云鷺也一名水鴉又引陸璣疏云鳧青色案鷺鳧鷺色蒼

略同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注云青青雀水鳥是也鷺色青故
一名青文選江淹雜體詩李注引呂氏春秋精諭篇海上人有
好青者列子黃帝篇亦載其事青作漚漚與鷗同鷺鷥青雀青
鳥蓋異名同物以青黑縉爲總謂之鷺總猶周書王會篇以青
旌爲鷺旌矣云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者土冠禮注云總束
髮垂後爲飾孔疏云總者裂縉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以
爲飾黃以周云顏師古云總以絲縷爲之總當以絲縷織爲組
廣雅云總束也總爲束物之組故翟車謂之組總毛詩于旌傳
總以素絲而成組是也朱總續總卽所謂組總先鄭云以縉爲
之未確當孔謂筭總亦用縉誤賈疏云凡言總者謂以總爲車
馬之飾若婦人之總亦旣繫以本又垂爲飾故皆謂之總也案

黃說亦通隋書禮儀志說周制重翟亦有總云以朱爲之如馬
纓而小則似亦以絲組爲之爾雅釋器云鑣謂之鑣郭注云馬
勒旁鑣說文金部云鑣馬銜也釋名釋車云鑣苞也所以在旁
包斂其口也蓋總著於馬面勒閒兩旁其本結於勒上正直兩
耳其下之垂者與銜鑣之旁出口角者又正相當也云容謂幃
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者葉鈔釋文潼作潼云本亦作潼
案幃與褙同土昏禮云婦車有褙注云褙車裳幃周禮謂之容
車有容則固有蓋既夕記云主婦車疏布褙注云褙者車裳幃
於蓋弓垂之詩衛風氓云漸車幃裳毛傳云幃裳婦人之車也
鄭箋云幃裳童容也列女傳貞順篇齊孝孟姬曰野處則幃裳
擁蔽幃卽帷之借字據此經及詩土昏土喪二禮則帷裳自后

夫人至士妻車皆得設之蓋婦人車之通制矣段玉裁云潼釋文作潼詩注作童皆音同通志堂本潼作幢俗字也集韻一束曰潼徒同切潼容車幢帷也此據釋文案段說是也釋名釋牀幢云幢容幢童也施之車蓋童童然以隱蔽形容也亦從俗作幢詩氓孔疏云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幃故雜記曰其轄有袂注云袂謂幃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幃別司豐云謂幃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幃故謂之爲幃車也案孔以童容與幃異非先鄭意也凡車裳帷下垂而長與衣裳下垂同二者通謂之幃說文衣部云襜衣蔽前又云直裾謂之襜褕幃褕並襜之別體方言云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襜褕是衣亦有襜褕之稱猶車

禮謂之潼容也車裳帷詳言之曰潼容省文則曰容故釋名釋
車云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荀
子正論篇云天子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荀子之容蓋亦卽掌
次之帷王坐設帷與后車設帷裳通謂之容楊注以容爲羽衛
未塙車帷之裳與蓋衣相屬故士昏注謂有容則有蓋旣夕注
謂袞卽車裳帷於蓋弓垂之與釋名所言蓋施帷者正同是袞
屬於蓋下垂卽爲帷裳並非二物惟喪車裳帷則爲圓棺而設
自不能與蓋弓所綴衣相連故禮記云其輅有袞緇布裳帷注
云裳帷圍棺者彼裳帷不與蓋衣相屬故蓋衣之邊緣必別爲
袞下垂尺所以爲飾所謂鼂甲邊緣也若婦人車則無鼂甲邊
緣而直以蓋衣下垂爲裳帷其長下接輅式當有數尺與喪車

校迴異也云玄謂朱總續總其施之如鷩總者謂一著馬勒直
兩耳與兩鑣也云車衡轡亦宜有馬者增成先鄭之義衡轡前
橫木縛轡者見輶人說文車部云轡轂端銚也鄭意三總皆不
止飾馬首兼施於車諸末也其在轡者蓋於兩軸前設之云續
畫文也者司几筵續純注同王引之以彼繼爲赤組則此續總
或與朱總色相近也云蓋如今小車蓋也者釋名釋車云安車
蓋卑坐乘今吏所乘小車也此三車亦坐乘蓋亦宜卑與漢時
小車同故以況也云皆有客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者賈疏
云案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爲有此嫌故微破之
若重翟厭翟是蓋何須下文云皆有容蓋乎是以後鄭約下于
之喪車五乘皆有蔽明后之車言翟者亦謂蔽也詒讓案凡后

夫人之車蓋皆輓以皮革三從之車則兩旁之藩又加以羽飾
左閔二年傳說齊歸衛夫人魚刺杜注云夫人車以魚皮爲飾
彼魚皮蓋卽輓車之革其外當皆有飾也又齊風載驅毛傳云
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此謂男子車亦有羽飾於經
無文未詳所據云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者此重翟爲后五路
之首於王五路當玉路以祀故知后從王祭祀所乘也舊唐書
祝欽明傳引三禮義宗云重翟者后乘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
賈疏云后無外事惟祭先王先公羣小祀皆乘此重翟也案賈
據內司服注說后服三翟從王祭祀有此三等若然后服三翟
則乘重翟車服適相稱也云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者厭
翟爲后五路之二於王五路當金路以賓故知后從王賓饗諸

侯之所乘也唐書引三禮義宗云厭翟者后從王饗諸侯所乘也賈疏云案內宰職云賓客之祿厭翟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王祿賓客亞王而厭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此時后則乘厭翟也不言祿者文略耳云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者安車爲后五路之三於王五路當象路以朝故知后乘此車以朝見王亦取與內司服展衣以禮見王相配也唐書引三禮義宗云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云謂去飾也者賈疏云以其安車不言翟明無蔽以其朝王質故去飾也引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者國風文蔽毛詩作萼傳云萼蔽也此作蔽者疑鄭據韓詩引之者亦證一翟爲蔽也易既濟云婦喪其茀彼釋文引鄭易注云茀申蔽也與毛詩同云謂諸侯

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
者釋詩義也毛詩傳云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毛以翟羽
爲羽飾則不爲羽蓋與鄭義同而以彼爲五路之翟車則與鄭
異鄭知爲厭翟者以王后乘車翟上公夫人乘厭翟侯伯夫人
當乘安車以昏禮攝盛則衛侯夫人始來得乘厭翟故云盛之
也毛詩召南何彼穠矣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於其
夫下王后一等鄭箋云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禴翟孔
疏云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說者各爲其見崔靈恩以
爲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
者以魯夫人服禕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
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

差次其初嫁之事侯伯以外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視之車故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衆卿妻夏緹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皆上攝一等案賈疏正與崔氏後解同云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者后路以重翟爲最尊更無盛路故直乘重翟也賈疏云王姬下嫁下后一等及諸侯夫人皆乘厭翟則王后自然始來乘重翟可知若然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

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笄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綬
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
乘棧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朝君羞之皆可知也
若然諸侯夫人亦當有安車以朝君也翟車貝面組總有握翟
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有握則
此無益矣如今輶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疏組總有握者釋文
云握干馬皆作輶段玉裁云幕人注曰四合象宮室曰輶說文
無輶字古借屋字爲之說文木部有握字云木輶也從木屋聲
輶皆以輶爲之而必有幢幢輶柱也故或從木詒讓案輶正字
輶俗字握則同聲段借字也爾雅釋言云握具也釋文引李巡
本作輶此經用借字與爾雅郭本同組詳典絲疏賈疏云上言

朱總續總覽總彼皆以繪爲之今此言組總則以組條爲之總亦施於勒及兩耳兩鑣并車衡勒焉注云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者此翟車但以翟名明不重不厭可知飾車側卽謂飾轂也云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者說文貝部云貝海介貝也爾雅釋魚云貝餘蜆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是貝有文故可以飾勒之當面旣夕禮薦乘車貝勒鄭注云貝飾勒卽此云有握則此無蓋矣者釋名釋牀帳云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則幄是以帛衣板與以蓋施容同段玉裁云鄭蓋意謂上三車皆有益蓋翟車以握當容不云有益也詒讓案此以握當容亦兼以當蓋故不別施蓋通言之蓋有衣亦謂之屋史記秦始皇本紀車黃屋集解引蔡邕云黃屋者蓋以黃爲裏是也云

如今輶車是也者王聘珍云續漢書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
非法駕則乘紫闕輶車釋名釋車云輶車輶屏也四面屏蔽婦
人所乘牛車也論議案宋書禮志引字林云輶車有衣蔽無後
轅漢時輶車當是上施帷四面下覆爲屏蔽與乘車立蓋不同
故鄭以證此翟車也云后所乘以出桑者舊唐書祝欽明傳引
三禮義宗云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案鄭以翟車於王五路當
革路卽戎后無外事惟有出郊躬桑亦取與內司服鞠衣告桑
相配也月令季春后妃齊戒視東郊躬桑內宰云中春詔后帥
升內命婦始蠶於北郊是出桑之事其時后即乘此翟車也云
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於先帝注云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彼
是祭告與出桑事相因賈疏謂亦乘此翟車是也輶車組輓有

娶羽蓋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爲輕輪人執之以行有娶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爲翳目也故書娶爲駢杜子春云當爲娶書亦或爲駢疏輦車者阮元云釋文作連車云音輦本亦作輦案說文連負車也从辵从車古經當以連爲輦鄉師與其輦輦故注書輦作連鄉司農云連讀爲輦詒讓案連輦古通但此經小司徒鄉師縣師均人送人送師稍人與此職輦字凡人見唯鄉師故書作連二鄭並讀從今書則此不當獨從連釋文本雖近古然非鄭本也注云輦車不言飾者賈疏云以其不言翟又不言而摠之等是不言飾也云后居宮中從容所乘者舊唐書祝欽明傳引三禮義宗云輦車后游宴所乘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

命之日招麾之機高注云出門乘車入門用輦招至也麾機門
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麾機宮中游翔卽從容遊燕
也左襄二十三年傳云范宣子使二婦人輦而如公則婦人常
乘皆以輦不徒后夫人也又此輦車於王五路當木路王乘本
路以田后無田事明但自居內宮從容往來所乘與內司服祿
衣以燕居相配故其制卑而節殺又使人輓與上四車不同也
云但漆之而已者與王木路同凡吉車無不漆也云爲靽輪人
輓之以行者凡周以前輦皆有輪秦始皇去之詳鄉師疏鄉師輦
輦注云輦人輓行彼輦爲民間載任器之車與此后車制小異
而人輓則同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干寶注云對輿曰輦案對
輿疑當作對昇亦謂二人相對輓引之也賈疏云案禮記云載

以輻車輻車載柩之車則地官僂車人輓之以行此輦車組輓亦是人輓行者案雜記注引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輗則人輓行者皆是無輻曰輗案上雜記注輗崇蓋半乘車之輪乘車高六尺六寸則此當三尺三寸云有輗所以禦風塵者小爾雅廣服云大扇謂之輗說文竹部云箴扇也或作箴輗與箴字通古今注云周制王后夫人車有輗卽緝雉羽爲扇輗以障翳風塵也依崔說則輗亦以羽爲之女御職后喪棺飾亦有輗說文羽部以輗爲羽飾則輦車之輗蓋亦爲大羽扇樹車兩旁故可以禦風塵與云以羽作小蓋爲輗曰也者輦車輪輗組輗其車卑小故蓋亦小取足以翳口而已云故書輗爲駟杜子春云當爲輗書亦或爲駟者段玉裁云釋文曰駟駟並音獵

案說文鼠或作獾鼯者獾之譌也舊籍皆謂鼠爲鼯如獾鼯獾
鼯獾獾鼯字或體皆從葛集韻獾或作鼯然則鼯卽獾特易其
左右耳周書王會篇青馬黑鼯謂之母兒王應麟云鼯卽鼠字
是也鼠聲妾聲聲類同在覃談部故杜得尋其聲類改爲鼯字
其作鼯者從馬毛會意蓋古文鼠字之存於漢注中者陸氏云
鼯或音毛或說大謬鼯果讀毛則杜無由改爲鼯矣徐養原云
鼯字又因與鼯形相涉而誤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褕尾
蒙疏飾小服皆疏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爲麻蘭車以蒲
爲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褕以犬皮爲覆等故書疏爲
摺杜子春讀摺爲沙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旣以皮
爲覆等又以其尾爲戈戟之弰鼯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摺

服云服讀爲旅小旅刀劒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
尙微備姦臣也書日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爲備焉疏王之喪
車五乘者別于吉時五路故稱喪車經不詳后之喪車者旣夕
記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帶蒲蔽御以蒲蔽犬服木鉤約綬約轡
木鑊馬不濟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襜褕彼注謂卽此木車
彼主婦車與主人同以相準況則后喪車亦當與王同故經不
別出也云犬襜者襜說文引作帶詳後 注云木車不漆者者
賈疏云喪中無飾後至神乃漆之此明木車及下素車等皆未
漆也若然上王之木路鄭注云不革輓漆之而已彼亦稱木而
有漆者彼此各有所對上文木路對革路有革又有漆則木路
漆之而已據吉時言耳此木路對禭始有漆明此木路不漆飾

指木體而言也鄭司農云蒲蔽謂麻蘭車以蒲爲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者麻注疏本作麻賈疏云此舉漢時有麻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說之也丁晏云集韻三十四果麻蘭車名喪服所乘續漢書輿服志小使蘭輿亦蔽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勅取者之所乘也案丁說是也賈釋麻蘭爲麻長蘭其義未聞釋文云麻魯火反劉又音果依劉陸讀則麻蓋麻之借字疏作麻卽麻之俗蘭蓋卽車關麻蘭疑謂車關麻露無革繪之冢覆惟以蒲蔽之而已云犬楔以犬皮爲覆答者玉藻君羔臂虎植大夫齊車鹿臂豹植朝車士齊車鹿臂豹植注云臂覆答也植謂緣也詩大雅韓奕鞞鞞淺幘毛傳云幘覆式也段玉裁云說文巾部鞞紫布也从巾辟聲引周禮驍車犬臂字作臂與鄭作

祺異辟聲與冥聲古音支清之合也既夕禮玉藻少儀公羊傳作辟大雅曲禮作幟鄭珍云車箱外三面皆有闌其闌中名曰帑又名筐又名籠說文竹部帑車帑也筐車帑也籠亦曰帑是也以扇下或用竹蔽之小孔玲瓏故曰帑又曰籠以其似匡筐可盛物故曰筐詒讓案祺蓋幟之別體幟亦作帑既夕記注云古文帑爲帑是也此經則帑爲巾帑字而覆帑字作祺其正字當爲幟說文巾部云幟蓋幟也大戴禮記禮三本篇大路車之素幟也荀子禮論篇作素末曲禮又云素箴祺帑帑末並聲近以借字箴則幟之譌體也鄭珍釋帑制近是蓋凡車前式轡外三面輒上皆以木爲闌闌止有橫面材無版面以竹爲帑若於三面闌內故急就篇顏注云帑車前曲闌也其物織竹爲之若

小函然故釋名釋車云苓橫在車前織竹作之孔苓苓也既夕禮注說板車之池攝氏三禮圖引舊圖說篋並云狀如小車苓是也其字从竹今本玉藻少儀注並从艸作苓字通覆苓者以皮豕覆苓之上釋名釋車又云陰陰也橫側車前所以陰苓也詩秦風小戎箋云陰揜軌在式前垂朝上此苓在式前軌上之證蓋祺陰與苓式並同設一處但陰版側垂式外故陰苓并揜軌而不揜式祺則通覆式內外而兼覆苓軌故毛詩傳云覆式鄭禮注及公羊何注廣雅釋器並云覆苓曲禮孔疏又云車覆闕也然祺可稱覆式而苓非卽式玉藻疏謂苓卽式車式以苓爲之有豎者有橫者蓋誤以輪當苓不知苓用竹用之與苓異材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齊侯唁公于野井以桴爲席然則桴

之形益如席而尺度少陋矣詩禮之帟皆以皮爲之惟荀子禮論篇說天子大路絲末楊注云益織絲爲帟與詩禮不同或當冬夏異用與至說文帟訓漆布自是別有所本其引此經大帟益據故書或本許舉以證假借之義兩訓不相冢也云故書疏爲帟杜子春讀帟爲沙者釋文云帟本又作僭案帟僭聲類亦同徐養原云說文疋部疋足也或曰疋字又去部疏通也从充从疋亦聲又手部攴取水沮也从手胥聲疋胥疏稱其音皆同故可通用杜子春讀爲沙者益讀爲紗也古無紗字只借用沙內司服素沙注云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沙帟雙聲故讀從之後鄭以喪車之飾不當用沙故改作疏訓爲縠布典瑞鄭司農讀疏爲沙云沙除與此義雖異而通借之例同案徐說是也

云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者既夕記蒲蔽注云蔽藩爾雅釋器
云輿革前謂之報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絮後謂之蔽郭注釋蔽
爲以竹衣後戶案報第禦蔽對文則異散文亦通爾雅所釋蔽
雖據車後爲文實則車兩旁之藩亦得通稱蔽故鄭云車旁禦
風塵者也云犬白犬皮者據既夕記白狗牼爲說也鄭彼注云
未成豪狗以狗皮爲之取其牼也白於喪飾宜是其義曲禮大
夫士去國素纓陸釋文及孔疏亦以爲白狗皮覆笮也云旣以
皮爲覆笮又以其尾爲戈戟之弣者賈疏云以經云犬禡尾麋
明禡與麋共用犬麋則弣也詒讓案說文麋部云麋車上大麋
詩曰載麋弓矢毛詩小雅彤弓傳云麋韜也弣與韜同樂記注
云兵甲之衣曰麋戈戟亦兵類故其弣亦名麋也云麋布飾二

物之制爲之緣者喪服注云疏猶屬也二物謂襦及褌也賈疏云案喪服齊衰已下皆稱疏禮之通制凡言疏布者皆據大功布而言若然此則以八升布爲二物之緣也案疏布疑卽疏衰六升之布賈以爲大功布未靖詳帛人疏云若據服云者釋文出攝蕞云音服案陸本疑涉下注誤沾舛形阮元云攝服字見旣夕記諸本並同不作蕞也賈疏云案旣夕記云貳車白狗攝服注云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引之者證其二物爲緣之事也云服讀爲蕞小蕞刃劍短兵之衣者旣夕記犬服注云答問兵服以犬皮爲之取堅也亦白段玉裁云蕞釋文集韻余本岳本皆從舛俗本從竹同矢蕞字案刃劍短兵之衣字正當作服旣夕記犬服作服祇作服是也詒讓案說文竹部云蕞弩矢服

也可弓矢注云箠盛矢器也漢隸从艸从竹字多互通箠卽箠
之別體推校鄭意蓋謂箠本爲矢箠引申之刀劍之衣亦得通
稱箠服則段借字也侯禮有服無箠故旣夕注不易字此經則
司弓矢箠人橐人並有箠字其字較服字爲尤切故此注讀從
之然則俗本作箠亦不誤也凡兵衣並謂之服此經云小服故
鄭以刀劍短兵爲說明別於長兵之衣爲大服也少侯云劍則
啟積蓋襲之加夫褫與劍焉注云夫褫劍衣也孔疏引熊氏云
依廣雅夫褫木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者若今刀槓孔又破熊說
云褫字從衣當以緇帛爲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爲之其義未善
也案劍衣以木以緇孔與張熊說不同未知孰是此經小服則
當如旣夕記亦以大皮而爲之緣以疏布也云此始遭喪所乘

者以木車在王喪車中制度最屬質是初遭喪哀痛迫切時所乘也賈疏云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是以士喪禮主人乘惡車鄭注引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是其尊卑同也云爲君之道尙微備姦臣也者以新君初立君臣之位未定宜備姦臣窺伺故載兵也賈疏云備姦臣者爲尾橐戈戟而言也云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爲備焉者書顧命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仲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彼亦是始遭喪爲備之事故引之證此喪車有戈戟是備姦臣也素車芴蔽犬褕素飾小服皆素素車以白土塗車也芴讀爲蒺蒺麻以爲蔽其衣服以素緇爲緣此卒哭所乘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

疏注云

素車以白土堊車也者小爾雅廣詁云素白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堊白土也故知素車是白土堊車也既夕禮惡車注云古文惡作堊云勞讀爲蘋蘋麻以爲蔽者說文林部云勞複屋棟也於義無取故破之也段玉裁云勞分聲蘋煩聲煩焚省聲同在古音文魂部也蘋卽葩聲同古字通喪服傳云苴經者麻之有蘋也王聘珍云蘋卽蘋聲同古字通喪服傳云苴經者麻之有蘋者也賈疏引馬氏云蘋者泉貨泉麻之有子者其色蘋惡故用之案段王說是也說文艸部云蘋青蘋似莎者無麻訓據釋文蘋音扶文反則禮家舊讀皆以蘋爲卽蔓人草人弓人之蘋其字說文作葩或作蘋淮南子說山訓云見蘋而求成布高注云蘋麻之有實者是蘋布卽苴麻之布故可爲蔽也互詳蓬人疏

云其複服以素絹爲緣者賈疏云禮之通例素有二種其義有
色飾者以素爲白土義有以絹爲飾者卽以素爲絹故鄭釋二
素以白絹別釋之也云此卒哭所乘者賈疏云案士虞禮卒哭
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是卒哭變服變服
卽易車案喪服大功章注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旣虞士卒哭
而受服此鄭云卒哭據士而言也詒讓案王藻云年不順成則
天子乘素車彼遇災變用喪禮故與卒哭所乘車同云爲君之
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者禮器云天子崩七月而葬又祿記
云土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
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以是差之天子蓋七月而葬九月而卒
哭卽如鄭喪服注天子旣虞受服亦在七月之後是嗣君之位

已定不必更爲嚴備故經不云尾麋明去戈戟也藻車藻蔽鹿
淺模草飾故書藻作輶杜子春輶讀爲華藻之藻直謂華藻也
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聖車以蒼繒爲蔽也鹿淺模以鹿夏
皮爲覆帟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旣練所乘疏注云故書藻
作輶杜子春輶讀爲華藻之藻直謂華藻也者輶字無攷釋文
云音輶李一音藉會反依李輶一音則字當从最疑誤淮南子
似眞訓云華藻鋤鮮高注云華藻華文也段玉裁云說文艸部
藻水草也從艸從水巢聲或從巢作藻是則藻藻同字義本水
艸借爲華采字凡體經文采之訓古文多用藻字今文多用藻
藻字是也蓋漢人已分別藻爲華藻藻爲水艸故杜作藻鄭君
作藻故書作輶字不可得其音義故易之藪聲與巢聲巢聲部

分最近又雙聲也說文無藪字蓋從杜又云周禮經文用縹不用藻或當作讀爲華縹之縹既易爲縹乃以華藻釋之案段說近是既夕記注說此藻車字亦作縹弁師注云縹雜文之名也卽華藻之義云玄謂藻水草者說文艸部同詩召南采蘋孔疏引陸璣疏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一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云蒼色者說文艸部云蒼草色也案蒼爲淺青色詳大宗伯疏云以蒼土塗車以蒼繒爲蔽也者塗車繒蔽皆與藻色同也云鹿淺視以鹿夏皮爲覆苓者既夕禮薦乘車鹿淺幣注云鹿淺鹿夏毛也玉藻大夫士齊車皆鹿幣豹犢此王練車用大夫士制也賈疏云夏時鹿毛新生爲淺毛云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者說

文革部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此革飾卽以鹿夏皮去其毛以飾褱也云此旣練所乘者賈疏云王喪十三月練是變除之節故知此卽旣練所乘也駢車韃蔽然褱髹飾故書駢作龍髹爲軟杜子春云龍讀爲駢軟讀爲黍禬之黍直謂髹黍也玄謂駢車邊側有漆飾也韃細葦席也以爲蔽者漆則成藩卽吉也然果然也髹赤多黑少之色韃也此大祥所乘疏駢車韃蔽者韃今本並作韃唐石經初刻同磨改作韃葉鈔釋文亦作韃案此正字當作韃韃並字別於義無取詳司几筵疏云然褱髹飾者說文巾部引作大髹段玉裁謂大譌字是也許述此經皆從賈景伯讀後賈疏引賈本亦作然則今本說文之譌明矣髹褱之借字詳前疏注云故書駢作龍髹爲軟杜子春云龍

周禮正義

禮五十二

卷之五十一

五百五十一

讀爲駢者軟舊本誤軟今據宋婺州本余太岳本及釋文正下同犬人云凡幾珥沈奉用駢可也注云故書駢作龍鄭司農云龍讀爲駢謂不純色也案此故書與前龍勒字同彼杜及先鄭皆不讀爲駢故後鄭因而釋之云龍駢也此及犬人杜及先鄭並改讀後鄭亦從之例異而義同也牧人玉人杜鄭注又讀龍爲尨駢尨並爲襍色詳牧人疏段玉裁云說文駢字下引周禮駢車犬牯不作龍車者從杜也云軟讀爲黍琬之黍直謂聚黍也者段玉裁云古音次同黍在眞臻部之入聲如漢蘭陵有次室亭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是也輟字軟字蓋本無車旁轉寫加之耳易次爲黍於其聲類得之既易其字乃以黍黍訓其義凡言直謂者皆舉方俗語言明之華藻聚黍

皆方俗語言也但云讀爲柰則柰之色不一故斥言髮柰說文
無軟字者從杜又云司几筵漆凡說文作髮凡此蓋臆家有易
柰爲髮者巾車此條則杜易軟爲柰柰字在眞孫部髮從柰形
聲俗作髮在尤幽部音理遠隔而俗或誤例一字如笙師注釋
文髮香牛反或切利反則字當作柰廣韻集韻髮音七四切誤
放於此案段謂軟柰聲類同以巾杜易字之指其說甚覈此經
故書作軟今書作髮故書之軟於義無取故杜破爲柰今書之
髮則義自可通故後鄭因而不易柰阮依下文及角人注當作
漆阮經注例皆作漆不作柰詳載師疏云玄謂駝車邊側有漆
飾也者亦取襍文之義賈疏云以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
全爲漆故知駝是邊側少有漆也云翟細葦席也者翟亦當作

翟司几筵柏席用荏注云荏如草而細者詳彼疏云以爲蔽者漆則成藩卽吉也者賈疏云下文藩蔽者因此舊蔽而漆之故云漆則成藩也云然果然也者賈疏云果然獸名是以賈氏亦云然獸名也丁晏云文選吳都賦狄隴果然注引異物志曰獬然獬狄之類居樹色青赤有文曰南九真有之廣韻二仙猿獬然獸名似猿白質黑文云髮赤多黑少之色韋也者髮卽髮之省說文漆部云髮索也鄉射記鄭注云髮赤黑漆也賈疏云案下注雀黑多赤少故知此髮是赤多黑少者也論讓案此疑當云黑多赤少之色漆色本黑故下文漆車注以爲黑車此髮則以黑而微赤別之今本似後人所改詳後疏云此大祥所乘者賈疏云以二十五月大祥除服之節故知此車是大祥所乘也

漆車藩蔽紆魚雀飾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
紆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禮所乘疏注云漆車黑車也
者岳本漆作漆非賈疏云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黑
車無篆綬之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云藩今時小車藩
漆席以爲之者曲禮注云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案小車卽釋
名所謂吏所乘者詳前后五路疏又詩齊風載驅云簪茀朱韞
毛傳云簪方文席也車之蔽口茀鄭詩大雅韓奕箋云簪茀漆
簪以爲車蔽今之藩也孔疏云簪者席之名巾車云漆車藩蔽
旣以漆爲車名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爲之案孔說是也凡
吉車簪茀皆以竹爲席此藩蔽據鄭前注卽以驪車之細葦席
爲之則與吉車用竹不同但席上加漆制略與簪茀相類耳漢

周禮正義

禮五十二

五百四十九

時小車蓋貴者所乘則以銅爲耳所謂轅也賤者所乘則不得有車耳而以簞席爲蔽謂之藩故旣夕注訓蔽爲藩說文車部又訓軒爲藩車則大夫以上吉車之蔽無論重較平較通得稱藩王五喪車蒲芬藻萑四蔽皆不漆惟此車蔽加漆近於純吉故專得藩稱矣藩俗又作輻漢書景帝紀顏注云據許慎李登說輻車之蔽也攷說文實無輻字顏說誤又左襄二十三年傳云以藩蔽欒盈杜注云藩車之有障蔽者彼蓋車之別制藩蔽周市尤綬密者與軒車不同也車耳之輒亦通謂之藩字又或取作藩輻並與此藩蔽小異詳輿人疏云豺胡犬者射人注同賈疏云謂胡地之野犬或作狐字者謂狐與犬合所生之犬也案說文豸部云豺胡地野狗重文犴豺或作犬爾雅釋獸那疏

引字林云豸野狗似狐黑喙賈疏卽本許義玉藻孔疏引熊安
生說同賈所見別本胡作狐者聲之誤賈曲爲之擇玉藻疏亦
有是說並非云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者雀色卽鍾氏之三入
爲緇也彼注云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土冠禮爵弁
注云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案爵雀之借字依鍾氏及土冠
注義則雀乃赤多黑少之色緇說文糸部作纚亦云微黑色並
與此注不同而土冠注別云爵弁黑色則鄭說亦自相違異賈
士冠禮疏說之云若以纚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緇是三
人赤再入黑故云其色赤而微黑若將緇比纚則又黑多矣故
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況更一入黑爲緇乎故巾車注
云雀黑多赤少之色也在大椿云攷染法三入以前全以丹桃

周禮正義 禮五十二

李二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染赤至四入染黑乃爲紺紺更染黑乃爲緇是赤已三入黑方再入蓋緇爲淺黑爵緇同色以赤爲體則曰赤而微黑以黑變赤則爲黑色鄭士冠禮前後二注互相成也又攷說文纓字下云帛雀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纓淺也蓋四入爲紺五入爲緇緇雖黑深於紺尙與紺相近故說文云如紺而比之六入之玄七入之緇則淺矣漢書文帝紀顏注纓少也淺與少同玩纓字之義可以知爵色矣詒讓案雀色赤多黑少當以士冠注義爲正白虎通義紼冕篇說爵弁云其色如爵頭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尙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玄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班說雖不無牽傳然以爵弁赤爲周之正色則爵色必赤多於黑可知賈爲此注及士冠注作調人

說究難通竊疑此注當作赤多黑少上文之髮乃是黑多赤少之色傳寫誤互易之遂與士冠注不合耳雀色互詳鍾氏疏云此禭所乘者賈疏云以二十七月釋祥之節素縞麻衣而服禭服朝冠綬冠故知當禭所乘也案下文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之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亦得乘漆車所以大夫禭卽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案鄭說此五喪車並依喪服變除有此五節卽以次更易成之是專據先王及母后喪言之也而既夕記注云主人之惡車如主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縗車駢車漆車與彼注謂士亦具五喪車而以喪服輕重乘之賈彼疏推其義謂齊衰乘素車大功乘縗車小功乘駢車縗麻乘漆車天子雖絕有期而於

正統則功之服則仍無降然則亦當以次乘此素車以下但天子降絕者多不降絕者少故鄭此注不備釋也又既夕記注據襍記喪車無等之文謂王五喪車下達於大夫士故賈疏謂大夫禫卽乘漆車與吉同既夕疏又謂士尋常棧車不輓而漆之今既禫與王同乘漆車者亦禮窮則同張惠言云士古時乘棧車不漆無有緦反乘漆車之理緦與小功並當駢車也案張說是也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緦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服車服事者之車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綠色或曰夏篆篆讀爲主珠之珠夏篆轂有約也玄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緦亦五采畫無珠爾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輶可載任器以共役疏服車五乘者此王

國孤卿以下之所乘不見三公車者疑下同孤乘夏篆也侯國孤卿以下並與王國同其孤卿大夫等食采畿內者爲內諸侯蓋各乘其當官之車同姓內諸侯無官者疑亦以其所食三等都邑之差乘夏篆以下三車非有功德出封者不得乘路也互詳前疏又外諸侯入仕畿內者其乘車經注無文惟詩王風云大車檻檻毳衣如綈毛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也鄭箋謂是子男入爲大夫之制毛唯云大夫之車不辨何車孔疏述毛則謂大夫出封服子男之毳冕則亦乘子男之車大車蓋革路依孔義參合推之則外諸侯入仕仍得服路而陳奐則據觀禮及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徐疏謂毛意當以大車爲墨車二說不同今攷外諸侯不純臣朝觀尙不得申其上路則入仕爲王臣者禮

自宜略屈蓋服章不減而車則降亦禮之變而文者陳說殆近之矣其都鄙亦有卿大夫士所乘之車又當遞降於王臣亦可以類推也此經自墨車以上通謂之軒車說文車部云軒曲輶藩車也曲輶爲駟馬車之通制藩卽上經之蔽則爲大夫以上車有之故毛詩曹風候人傳云大夫以上乘軒左傳閔二年杜注亦云軒大夫車是也又卿夏綬以上凡受命賜者亦通稱路詳前疏云孤乘夏篆者篆說文車部引作輶詳後 注云服車服事者之車者闕孤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者言之以其皆服王事故巾車掌公車并掌諸服事者之車也大司徒十二職事十二曰服事先鄭注云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彼服事專指府史胥徒等而言與此注兼卿大夫士言者異云故書夏篆爲夏

緣者篆緣聲之誤段玉裁校改緣爲綠云故書作綠故司農云綠綠色今各本作緣此正同內司服注之誤案以內司服注證之段說近是篆作緣者形之誤鄭司農云夏赤也者夏與瑕聲近說文玉部云瑕玉之小赤也故夏亦訓赤也阮元云也當色謫惠士奇云詩采芑毛傳軼朱而約之故司農以夏爲赤色案惠說亦通赤朱色同白虎通義考黜篇引禮說九錫路車有朱輪文選別賦李注又引尚書大傳說命士得乘朱軒孤車容有此等飾也云緣綠色者緣者黑色與內司服祿衣色同士喪禮祿衣注古文作緣依先鄭說則夏緣似卽丹漆之飾但段玉裁校改綠色綠色於義較長若然孤所乘車或以朱綠二色爲飾古書說車飾並無綠色白虎通說路車有赤有青之蓋青與綠

色相近或卽謂是與云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瑑之瑑者段玉裁云謂書亦或爲篆也讀爲疑當作讀如擬其音耳故下文仍曰夏篆不曰夏瑑輪人亦云陳篆也錢坫云以革覆轂而朱約之如圭之瑑然說文玉部曰瑑圭璧上起兆瑑也今約轂有兆瑑故讀如瑑緣瑑篆通云夏篆轂有約也者輪人云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詩小雅采芑約軹錯衡毛傳云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又商頌烈祖鄭箋云約軹轂飾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之車說文車部云軹長轂之軹也以朱約之案先鄭意篆卽約軹夏篆爲赤轂約與毛許言朱而約之同後鄭以夏爲五采與先鄭異故詩箋不云朱約也然卽輪人之轡革約者於轂閒瑑刻之爲圻墉故謂之約采芑孔疏謂以皮繩束車轂以爲飾

而上加以朱漆則誤以約與軹爲一許輪人疏夏篆說文車部
云軹車約軹也周禮曰孤乘夏轡阮元云軹與篆聲相近蓋賈
許所讀本如是訓爲車約與兩鄒義合黃以周云說文之軹乃
篆之異文篆軹音義相同與詩之軹字本別約自謂篆軹自謂
軹革故字亦从革作軹案阮黃說是也云玄謂夏篆五采畫較
約也者染人染夏注云染夏者染五采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
爲飾故此夏篆亦謂當琢刻之處以五采畫其革也毛詩及說
文云朱約則不爲五采與鄒說小異鄒言翟依鄒引皇覽逸禮
說天子國時迎氣車春青稅夏赤翟秋白翟冬黑稅稅疑卽篆
之翟字而內司服綠衣雜記作稅衣也此夏篆雜五色逸禮四
種五翟雜色與云夏翟亦五采畫無殊問者說文糸部云緹緇
周禮五翟與禮五十二

無文也左成五年傳國語晉語山崩若乘綬韋杜注並云綬車
 無文孔疏謂乘綬卽乘墨車案郊特牲云丹漆雕幾之美素車
 之乘蓋夏祿備有丹漆雕幾之飾夏綬與墨車皆綬有革轡而
 無采約則無雕幾之文若綬繒然故同謂之綬但夏綬仍有五
 采丹漆畫文故別得夏名墨車又唯有漆而無丹采素車則并
 無漆其制尤樸非常乘之車也云墨車不畫也音謂車與黑漆
 之轂則徒漆無刻文又無畫文也士昏禮主人乘墨車注云墨
 車漆車釋名釋車云墨車漆之止黑無文飾大夫所乘也案魏
 禮侯氏入朝亦乘墨車者以入王國降從大夫之制輿人注謂
 大夫以上革輓輿則此墨車之輿亦以革輓而漆之也云棧車
 不革輓而漆之者賈疏云此則冬官棧車欲身惡有新故是不

革輓者也此已上尋常所乘若親迎則士有闕盛故士昏主人
乘墨車婦人亦如之有祓爲異耳王后別見車五乘此卿孤已
下不見婦人車者婦人與夫同故昏禮云婦車亦如之知士車
有漆飾者案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
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注云飾漆之駢併也是其事阮元云棧
車者木立軫上不曲如棧若大夫墨車卿夏綬以上則並名軒
有車耳黃以周云孤卿大夫車皆以色言士車不曰素明有漆
也卿大夫不瑑起而仍有革輓士棧車獨以木名明無革也案
阮黃說是也依賈述鄭義則士車雖無革輓而得有漆飾而既
夕禮云賓奠幣于棧左服注云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
彼注無漆飾據輓輿之革加漆言之與與人注以革輓與釋飾

車義同與此及大傳注並異也依鄭說則士車之異於大夫者在於不革輓而已其與上諸材除重較外它制蓋大略相同不革輓則橫而諸材露見于外若管子內業篇說傳曲木直木爲馬棧故謂之棧車也又棧車字亦作輓輓旣夕禮注云今文棧作較左成二年傳逢丑父寢於輶中杜注云輶士車輓輶棧聲並相近又賈引尙書大傳士乘飾車公羊傳二十五年何注說同似卽與人之飾車與此棧車異詳彼疏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者賈疏云庶人以力役爲事故名車爲役車知方箱者案冬官乘車田車橫廣前後短大車柏車羊車皆方故知庶人役車亦方箱是以唐傳云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案賈引伏傳木車蓋卽竹木之車亦名輶車詩小雅杜社輶車輶輶毛傳

云橈車役車也釋名釋車云役車給役之車也棧車棧靖也麻
靖物之車也皆庶人所乘也劉所云棧車蓋役車之別制故詩
小雅何草不黃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毛傳亦云棧車役車也
鄭箋云棧車輦者則與毛義小異說文木部云棧棚也竹木之
車曰棧此似亦指役車言之並非士所乘無輶輓之車也左宣
十二年傳說楚若敖蚡冒乘篳路杜注云篳路柴車孔疏云以
荆竹編車案孔說則柴車亦卽竹木之車柴棧義同公羊哀四
年傳說公國之社柴其下媒氏注柴作棧是其證若然柴車亦
卽棧車故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舊注亦
云柴車也棧車以竹木爲棚蓋與方箱之制小別鹽鐵論散不
足篇云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柔卽輶之省無植蓋謂無輿

周禮正義

禮五十工

卷七

梓人

五百四十九

上式較軹樹諸材僅以竹木縱橫編之如棧棚故曰棧輿矣賈疏及何草不黃孔疏並謂役車棧車同無革輓故役車亦名棧車是以詩棧車爲卽方箱之車說尚未析也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給遊燕及恩惠之賜不在等者謂若今轎車後戶之屬作之有功有沽疏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者謂貴賤通用之車不在五路及服車五者之等者也曲禮云國君不乘奇車注云獵衣之屬疑亦此散車之類左傳襄十九年孔疏引杜氏釋例謂此良車散車卽謂上五路之良散當以出賜故言其用無常諺說不足據又呂氏春秋簡選篇說齊桓公良車三百乘則指戎車之良者與此良車異也注云給遊燕及恩惠之賜者謂王遊燕而出或不乘五路或王有恩惠之賜所用之車

皆不在常等也其非遊燕而出行或賜諸侯及有功之臣則仍依前五路及服車五者之等不得用良車散車也賈疏謂遊燕亦謂遊燕飲樂而有賜非云不在等者謂若今緇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貴賤可以通用亦無等差故舉以爲況說文車部云輜駟車前衣車後也釋名釋車云輜車載輜重卧息其中之車也輜廁也所載衣物襍廁其中也駟車駟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輜駟之形同有駟曰輜無駟曰駟衣車前戶所以載衣服之車也案後戶者漢時輜車之制史記龜策傳宋衛平說龜云乘輜車則周時或已有此制然乘車正法無是也凡輜車駟車衣車三者制度大同而小異故說文車部駟字注云輜也後漢書梁冀傳李注引蒼頡篇云駟衣車也三者互釋知

其形制必大致相同其所以異者蓋輶車四面有衣蔽衣車後有衣蔽而前開戶可以啟閉輶車則前有衣蔽而後開戶由前視之見其衣蔽則類輶車由後視之見其戶則又類衣車故許云輶車前衣車後也三國志問溫傳裴注引魏略云趙岐逃詣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乘輶車將騎入市疑其非常人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賓碩閉車後戶下檐遂載岐驅歸御覽飲食部引魏略下檐作下前檐是也據魚豢所云則孫嵩所乘輶車蓋卽輶車故有後戶前檐劉熙以輶車爲婦人所乘牛車孫嵩所乘輶車亦駕輶也可證此注後戶及說文輶車前衣車後之說云作之有功有沽者賈疏云釋經良車散車精作爲功則曰良機作爲沽則曰散也詒讓案散車次於

良車良車猶屨人之功屨散車猶屨人之散屨此經凡言散者並屬沾亞次於上之義互詳鹽人疏功沾詳酒正疏又既夕禮云桑車載簀笠注云桑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案彼注據田僕田路爲說蓋謂王田鄙乘木路士田鄙則乘散車非謂五路之木路爲散車也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計其完敗多少疏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者正公車之歲會亦卽此官之官成也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又案凡大師大田大會同行役諸臣所乘之車蓋皆此官授之其六軍將帥及士卒所乘戎車則泄車僕授之故詩小雅出車云我出我車於彼牧矣卽謂出戎車也凡此諸車之出入蓋皆通會之矣注云計其完敗多少者賈疏云車之出謂出給官用車之入謂用罷歸官於當

時錄爲簿帳至歲終則惣會計完敗多少以入計會也凡賜闕之完敗不計疏凡賜闕之者賜通常賜好賜而言棄人注云闕猶除也謂於會計之簿書闕除不載也 注云完敗不計者賜車毀折不復入齋故完敗可不計若然賜出多少卽在上文車出數內仍當計之矣毀折入齋于職幣計所傷敗入其直杜子春云齋讀爲資資謂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疏毀折入齋于職幣者與職幣爲官聯也 注云計所傷敗入其直者以此官掌車知其直多少故使計毀車之直徵之於乘車之人此官旣得直乃入之職幣之府賈疏云謂乘官車者毀損有折壞其車不堪乘用者或全輸價直入官或計所損處酬其價直入官皆入其資杜子春云齋讀爲資者段玉裁云杜意

齋資各字如鄭君說則齋資同字無煩改易也見外府案段說是也此經作齋杜讀爲資與典婦功事齋故書作資杜讀爲齋正相反詳外府及典婦功疏云資謂財也者毛詩大雅板傳云資財也說文貝部云資貨也案貨財義同許訓資爲貨以別於齋爲持遺杜說與許同故破齋爲資後鄭外府注以齋資爲一字故從杜義而不從其讀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云良工必自擇齋材墨子非樂篇說爲丹車云萬民出財齋而予之並與此經義同云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者賈疏云以此貨物入於職幣職幣主受給官物所用之餘此之財物亦授之職幣既得此物還與冬官繕治之故云以償繕治之直也大喪飾遺車遂厥之行之厥與也謂陳駕之行之以次舉之

以如塋也遣車一曰鸛車疏大喪飾遣車者共明器之車與司
裘司常校人爲官縣也既夕禮注云遣猶送也賈疏云大喪謂
王喪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人墳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
之如生存之車但羸小爲之耳又賈虎賁氏疏云遣車多少之
數天子無文案據記云遣車視牢具鄭注云多少各如所苞遣
奠牲體之數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鄭云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士無遣車大夫五乘諸侯七乘
天子宜九乘故鄭注據記云天子大牢苞九个遣車九乘苞肉
皆取大遣奠之牲體天子大牢外更加馬牲皆前脰折取臂臠
後脰折取脰骨斷各九个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檀弓孔疏云
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遣奠牲體臂臠折之爲段用此

車載之以造送以者故謂之遣車又云服虔之意視牢具者視
養餼牢具故衰二十五年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服注云上公
養餼九牛遣車九乘與此異也案依鄭說遣車視遣奠牲體之
數則天子遣車當九乘孔引服氏以爲視養餘牢具之數則上
公九乘天子當十二乘二說未知孰是 注云廢興也者司裘

注同云謂陳駕之者此兼從先鄭司裘司服大師司兵注說訓
廢爲陳也其義較訓興者爲長亦詳司裘疏既夕禮先葬一日
朝始祖廟於廟庭載飾柩訖卽云陳明器於乘車之西器西南
上精又云苞二彼士禮無遣車唯有苞大夫以上則以遣車載
苞明大喪飾柩後當巾車飾遣車司常建旌校人飾馬又同駕
訖與明器並陳之也賈疏云案下車僕云大喪廢草車彼廢謂

作之此文既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厥之故以陳駕解厥也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既夕禮葬日且明於始祖廟大遣奠後云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行器茵苞器序從以彼推之則徹奠卽苞牲體大夫以上祇以遣車亦與明器同時行先柩就道也知使人舉之者亦據既夕禮甸人抗重出自道注云抗舉也又行明器不言車馬明皆人舉行之可知檀弓疏云遣車之形甚小巾車大喪飾遣車鄭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又雜記遣車視牢貝置于四隅鄭云四隅椁中之四隅以此而推故知小也案據孔說是遣車較常車特小故一人可抗舉之以行又校人遣車之馬注以爲芻蕘則亦人舉行之故閭人廐馬注亦云人捧之是也云遣車一日鸞車者據豕人文

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殯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疏及葬執蓋從車者從載柩之車也賈疏云謂至葬時將向壙此巾車之官執蓋以隨柩車之後云持旌者賈疏云亦使巾車之官執持銘旌此在柩車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巾車因言持旌耳非謂持旌亦從車也以車銘旌表柩象殯時在柩前是以既夕禮云祝取銘置於茵注云以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若然茵既行時在柩車前明銘旌亦與茵同在柩車前可知也案賈說是也既夕禮葬日大遣奠後行器茵苞二器相次皆先柩車而行王喪以遣車載遣奠之苞則行器時亦與茵相次可知故明堂位注引此經持旌云旌從遣車明銘旌與茵

和將同從遣車而行也檀弓孔疏亦云天子銘旌將葬移置於茵從遣車之後亦入於塋也 注云從車隨柩路者此專據執

蓋言之明不從遣車貳車也云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蜚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者賈疏云蓋所以表尊亦執而隨之所以禦雨今蜚車既設帷荒不得設蓋是以執而隨柩車雖無用但象生時有也訖議案蓋卽車蓋也所以禦雨亦以蔽日蓋可建可說王在車則建之下則說而車右持之以從路右云王下則以蓋從是也凡王行無不建蓋不必雨也白虎通義攷黜篇引禮說路車有赤蓋青蓋雖非古制然可證五路行必建蓋也鄭謂執蓋執旌象生時所有得之謂王生時雨乃有蓋則誤詳輪人疏云所執者銘旌者賈疏云將葬

之旌上有二旌大夫已上皆有三旌知者以既夕禮是士禮而有乘車所建旌是旌盛故用孤卿所建通帛之旌也又有錦旌以其士無遣車故無厥旌也大夫以上有乘車所建旌卿已上尊矣無攝盛以尋常所建旌王則大常孤卿建旌大夫亦應攝盛用旂是一也又有厥旌又有錦旌也案錦旌詳小祝疏賈疏大夫以上葬有三旌檀弓孔疏引熊安生說同鄭知巾車所持是錦旌者大常建於車不須人持厥旌司常注謂行厥車時脫之故知巾車持旌非彼二旌也及墓嘯啓關陳車關墓門也車貳車也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疏陳車者謂陳祔車也注云關墓門也者謂墓塋城之門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引申之凡門皆曰關故墓門亦稱關也詩陳風

墓門有棘毛傳云墓門墓道之門云車貳車也者王喪以五路
爲魂車其貳車皆從正路陳於墓道也凡五路之副通稱貳車
詳馭夫疏賈疏云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按既夕陳明器在道
東西而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
當十二陳也引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亦既
夕記文彼上文云薦乘車道車臺車車至卽冢三車爲文鄭彼
注云道左墓道東先至者在東此引以證陳車之事也賈疏云
士無貳車惟據乘車道車臺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
後別有貳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貳車而已鄭直云貳車
者舉其士喪禮不見者而言耳案賈說是也大喪葬時至墓之
車通有五種一在道載柩之路遂師謂之盛車上云執蓋所從

所從卽是車也一五路及貳車曲禮謂之祥車士喪禮注謂之魂車卽此所陳者是也一斂時載柩入壙之輶車卽遂師注云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輶是也一明器苞遣奠之車卽上節遣車是也一嗣王與后所乘之喪車卽上喪車五乘是也然車雖有五種柩路以載柩輶車以下壙喪車生人所乘皆不陳於墓道遣車雖陳然在明器之中惟士禮三車立道左之文與此陳車事正相應故鄭據以爲釋小喪其匱路與其飾柩車載柩車也飾棺飾也疏小喪者賈疏云上言大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小喪中可以兼之案賈說非也此小喪當依宰夫注義謂夫人以下亦容兼內諸侯及公卿大夫之喪言之詳大史疏云共匱路與其飾者謂共載柩之車及其車飾與縫人爲官

聯也凡此皆互文以見義上文大喪不言其匱路方苞曾到謂此官亦其之是也稍人注謂王柩路遂人共之誤詳彼疏 注云柩路載柩車也者經作匱注作柩阮元云此亦經作古字注作今字之例是也詳鄉師疏凡載柩天子以下至士並同用蜃車詳遂師疏云飾棺飾也者與縫人縫棺飾同詳彼疏歲時更續其其弊車故書更續爲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讀當爲續更續更受新其其弊車歸其故弊車也玄謂俱受新耳更易其舊續續其不任用其其弊車巾車旣更續之取其弊車共於車人材或有中用之疏歲時更續其其弊車者弊葉鈔釋文作敝案敝正字弊者弊之俗段借字也邵文支部敝訓衣敗引申之凡故敝靡敝敝惡通謂之敝輸人勸人葉氏函人鮑人弓人經

注並作敝唯此及司弓矢弊弓鳧氏注據弊字作弊以宋本釋
文證之疑舊本經並作敝也又此敝車與大宰弊餘之弊義亦
略同管子小匡篇云戎車待游車之弊所謂弊車也 注云故
書更續爲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讀當爲續者段玉裁云一
爲字誤一爲聲誤也丁晏云燕禮注古文更爲受左昭二十九
年傳以更承韋之後史記更作受云更續更受新者國語晉語
云姓利相更韋注云更續也是更續同義故子春以更續爲一
事與後鄭義異也云其其弊車歸其故弊車也者國策秦策高
注云敝壞也謂巾車所出車更續受新之後其故舊弊壞之車
復使歸於巾車也杜不言歸於車人故後鄭補之云立謂俱受
新耳者賈疏云謂更與續二者於彼用車之人俱受其新車也

云更易其舊者小爾雅廣詁云更易也賈疏云謂車雖未破日月已久舊壞者更易以新者云續續其不任用者賈疏云謂雖未經久其有破壞不中用者復以新車續之云其其弊車巾車既更讀之取其弊車共於車人者以此官唯掌公車出入之計不掌造作故知仍歸於車人也賈疏云此巾車不專主車人所造大車柏車而已兼主輪人與人所造乘車兵車而云共車人者則車人謂是車之人兼輪人輿人等造車人也云材或有巾用之者謂擘車之材或有未盡壞敗可中造車之用者則亦不可棄之故必歸之車人使用之也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主呼曰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故書鈴或作輪杜子春云當爲鈴疏大祭祀者謂祝天地

宗廟也云鳴鈴以應雞人者說文金部云鈴令丁也廣韻十五
青云鈴似鍾而小應雞人者二官相與爲官聯也 注云雞人
主呼旦者雞人職云大祭祀夜嘒旦以聞百官是也云鳴鈴以
和之聲且警服者恐雞人所呼未徧聞故車人復鳴鈴和之以
警戒衆凡警衆大事則擊鼓次事則振鐸小事則鳴鈴皆取其
有聲也段玉裁云且當是旦之誤亦通云必使鳴鈴者車有和
鈴相應和之象者大馭注云和鸞皆以金爲鈴賈疏云案韓詩
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是車有和鸞相應之
象故鳴鈴以應雞人云故書鈴或作輪杜子春云當爲鈴者作
輪釋文作爲輪案輪爲車閑卽輿人之軛轡鳴鈴於義無取故
杜不從之段玉裁云此亦聲誤也或古文假借

周禮正義

禮五十二

朱熹學記本
二百八十九

周禮正義卷五十二終